



草源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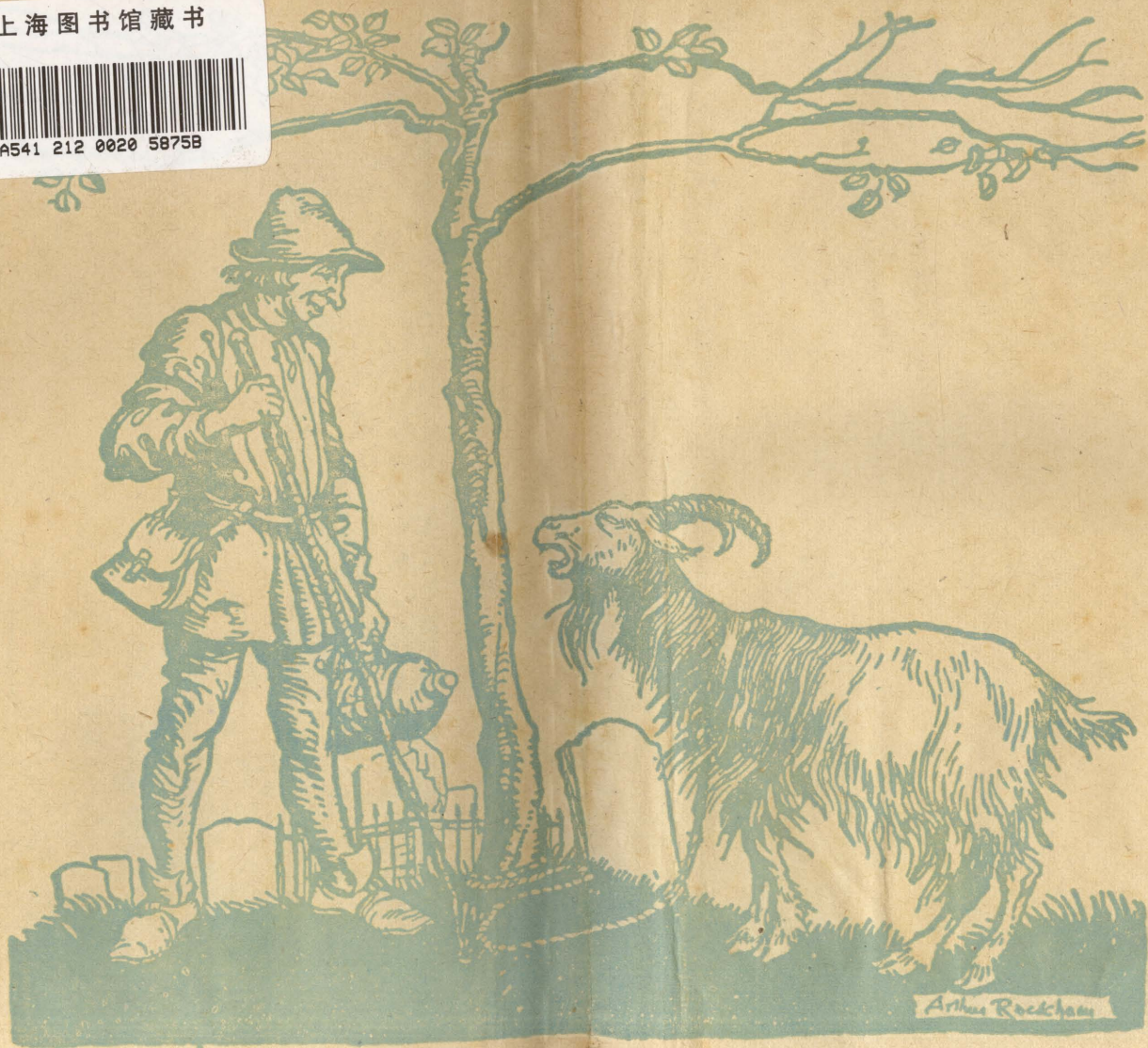
胡 風

1947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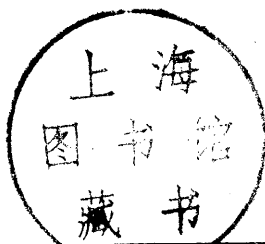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20 5875B



棘源草

胡風雜文集：

希聖社



梁琛作封面

解題

自從過着所謂文筆生活以來，偶爾也寫點雜文或隨筆一類的東西，因為常常對世態不免有一點感觸，只宜於採用這種隨便談談的形式。積而久之，也就頗有若干篇，都由M剪下放在一起。前年到香港以後，又寫了一些，因為那里最走運的是分析國際局勢的政論，文藝之類是被編輯先生們看不起的，但雜文隨感之類却還有發表的機會，因為可以給報紙副刊或週刊湊湊熱鬧，而又不會佔太多的篇幅。但敵人一來，這些全都丟光了。

到桂林以後，間或看到了戰前的報紙和雜誌，就隨手抄了下來，共得上集的二篇。再把抗戰以來的從刊物抄下，編為下集。下集所收的，時間較近，讀者當能理解作者底所感以及它所由來的因由，文字具在，我沒有什麼補說的話。

至於上集，和丟掉了的總數相比，現得的篇數是很少的。那些丟掉了的，當然沒有什麼可惜，只有一篇叫做「爲腐而積主義」的幾百字的短文，却是至今還不能忘情。世界上儘有太多的把什麼都佔爲已有的狠人或能人，但他們並不是爲了利用或運用，只不過堆在後面院子裏面腐掉，爛掉，讓這個世界現得更爲貧瘠而已。這一點經驗，我爲用了不少的痛苦換來的。

至於現有的十二篇，須得加一點註釋，否則，沒有身受過那時候的苦惱的讀者們大概要纏不清白的。

「作家與草莓」，是對當時拉起「小資產階級的文學之旗」的英雄們說的。對於這種酷愛「拉大旗作爲虎皮」，甚至在花柳病房裏面也要拉起旗子來的英雄，我就禁不住要嗤之以鼻。

「戰爭與和平」，是爲當年的八·一節寫的。那時候，日本正要用戰爭來征服中

國，但全世界愛和平的人士和日本的革命民衆都反對這個戰爭，英國馬萊爵士和法國作家古久列所率領的「反戰調查團」就是爲了響應這個運動而到中國來的。但奇怪的，倒是有一些中國人反而討厭這個運動，好像很歡迎日本軍隊向中國進軍似的。當然更不用說他們不會想到戰爭發生以後，日本人民有用生命作反戰運動的奇事的。

「西崽哲學」，記不清是被什麼觸發的，但我想，這種哲學不見得在今天已經絕跡。

「辯證法與江湖訣」，是送給那些以搬弄名詞術語虎人的高士，他們在今天已經取得了正式的雅號，曰：八股先生。

「過去的幽靈」，和當時被羣儒捧爲聖人的京兆布衣「周作人先生」開了一點小玩

笑，曾經被林語堂先生斥爲「淺薄」的，因而由這涉及了林先生自己，涉及了藹理斯大師。「藹理斯·法朗士·時代」，是它底尾聲。歷史太無情，昔日的「京兆布衣」現已高昇爲日本皇軍底「華北教育督辦」了。現在是，「聖人」高就了，只剩下一部份沒有趕上車子的「賢人」，因而不免略有淒涼之感。

「流氓哲學」，是針對着當時醉心於「名」「利」，以此律己，也以此看人的文豪們說的。這種哲學，在今天不但沒有絕跡，而且更加發揚光大了。不是在這文學昌隆的時期我們常常看得到珍奇的文壇風景，聽得到珍奇的文壇掌故麼？

「存文」碰着了江亢虎，當時他是威勢赫赫的紅人。歷史太無情，今天他在南京搶到了一把交椅，只是不知道還在主持「存文」運動也否？因爲當時他是紅人，我底小文發表出來時成了殘廢，收尾的部份就不大看得明白。

「把目標放到戰壕以外」，也是用了不少的痛苦經驗換來的，因而也就必然地碰傷了一些戰友，這在「冬夜通訊」後面就提到了一點點。

但「冬夜通訊」還涉及了一些別的事情。這一類的冤枉賬，差不多是宿命似地常常糾纏在我底身上。卽如這裏面所提到的一家晚報，其實是日本人出錢辦的漢奸報，當時扼於情勢，不能明說，但想不到抗戰以後還會玩這一手把戲。大概三年前罷，日本人在上海辦的「新申報」就發表了署名胡風的日本游記，大讚美其日本的風景和人情。有一個朋友還特地剪寄了來，要我作文聲明，但我想，我明明在重慶，怎麼會分身到日本呢？因而作文聲明也未免浪費：淪陷區的人看不到，非淪陷區的讀者又用不着看了。到前幾個月，聽說有在戰區的人從敵人那邊得到了一本用胡風的名字寫的書。是什麼樣的書，直到現在還不知道，但前幾天却另外得到了這麼一條剪報：

信外書

胡風

在鬱熱的異國里，父親，願你安安。

我知道歷年的辛苦使你有一個願望：萬里歸來，你見到一個茂盛的家園，一個萬商雲集的店，一個成家立業的兒子。

要是老年的智慧與遠見能於深灌在青春的壯健與勇往中，也許一個人早已是社會的棟樑，不幸少年人都常淡漠於世故和經驗，而我遂亦只有仍永遠懷着少年的願望。

但父親，正如黑暗的夜晚亮了星的光，窮困和顛沛使人增加了孝悌之感。你不知道年幼時在你床側我就習慣于屏息聽你夜深時的長嘆，早晨哥哥常將你的鞋移到最合於你足放及的地方。而雖則年長了我常離你離家居住在都市，但爲了你幾句丁寧，我至今沒有親近那馨暖的捲烟。

你覺得缺乏嗎？成就和富有是一種快樂。但是，一個富商巨賈，一架光亮汽車，一樽酒，那些一舞千金的人，他所得到的快樂幾會多於元宵夜你給我們三角錢，買甜晶於街市

呢？或是一個以鄉的感目，一些與鄉間親故樸素的談話，它所給予我們的快樂，較之燈紅酒綠的都市里一個華貴俱樂部之夜談又如何呢？並且，若是你知道你的兒子他們曾經成長，曾經學習，會讀科學與歷史，並會溫柔的想及青年，青春，幸福和坎坷，你不覺得那是一種奇異的補償嗎？並且，若是你不知道這一切，這種可哀的隔膜亦正是人生一件永萬的悲劇，而誰能不以此對於生命存了泰然的平靜呢？

你會多次經驗戰爭與和平。我知道青年人是願意無所爭執的。但故家故國是在烟塵中，而你所居的國度里，與我們同其血統的人亦常自危于苛虐和逼迫。你又要喜歡於這時難年荒嗎？不，父親，這一切皆將過去的，那時你萬里歸來，或真是一個茂盛的家園，一個萬商雲集的店，還有一個因父親們的兒子之故而新生了的和平的國度。

在鬱熱的異國里，父親，願你安安。

二七，九，十三。

這扯扯捏捏的文字，和那晚報上的「憶魯迅」可算得異曲同工的。它不但把我底

不在人世了的父親送到了「鬱熱的異國」(南洋罷?)，而且還派定他「願意無所爭執」，主張「和平」。它派定了我不但是「一個成家立業的兒子」，能夠經營「一個萬商雲集的店」，而且還是能夠把「老年的智慧與遠見能於深灌在青春的壯健與勇往」的，繼承父志主張「和平」的兒子，使父親看到「一個因父親們的兒子之故而新生了的和平的國度」。把別人底命運安排得這樣隨心所欲，這樣慷慨，這是比綁票匪還要兇狠的，綁票匪至多撕票，消滅你底性命，但它却要消滅你底靈魂。這和後方的「良心」們，正是一唱一和的雙簧，大概他們兩方是莫逆於心，相親而笑的罷。

但奇怪的是，據說這是發表在民國二十七年九月十九日的香港星島日報劃刊上的。那時候主筆政的該是戴望舒葉靈鳳兩位，未必那時候他們已經把他們本人今天所實行的主張硬栽到我和底死了的父親身上麼？記在這裡以示存疑。

「由人性到互利」，也是紀實的。當時頗有些人主張磕頭主義，那就是，對於日

本人，只要會磕頭就行了。我在這裏，算是留下了磕頭主義底一個標本。今天，除了汪精衛和他底徒子徒孫，誰也不固執這種主義了，但我祈願一些正人君子們底心里沒有一點這種主義底殘餘。

「萬樂聲中一點哀」，又碰着了褚民誼。唉呀，夠了，他今天的狗臉譜已經替我作了全部的說明。而且，如果有誰造謠，說今天也有像褚民誼似地在人民底血泊旁邊荒淫作樂的人，我要借用希特拉式的嗚聲機狂叫起來，震壞他底發音機構！

過去的過去了，我們這樣地生活了過來。至於現在，我們是又一樣地生活着；至於未來，我們是要又一樣地生活下去的。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二夜，

記於桂林聽詩齋

胡風

目次

上集

作家與草莓·····	五
戰爭與和平·····	九
辯證法與江湖訣·····	一三
「過去的幽靈」·····	一五
葛理斯·法朗士·時代·····	一九
沈從哲學·····	二三

存文	二七
把目光放到「戰壕」以外	三三
冬夜通信	三七
由「人性」到「互利」	四五
萬樂聲中一點哀	五一

下 集

憶矢騎彈	五五
卽令尸骨被炸成了灰燼	六三
關於鹿地亘	七一
寫在昏倦裏	八一
斷草	八九
棘源村斷想	九五

棘源村斷想（其二）	一〇五
「舉一個例」	一一一
秋窗散記	一一五
致反法西斯的敬禮	一二九

作家與草莓

有人說，某一社會層出身的作家祇能寫出那一社會層的作品，因為他們不能不忠實於他們底生活。

這高論，驟然一看，是大可以使人佩服的。無論怎樣「橫暴」的批評家，總不至於「命令」作家去說假罷。

但過細想一想，又覺得有些懷疑。第一，照這個說法，好像一個人底社會存在狀況，是被閻羅王煎生註定了，不能變動似的。但實際上的情形却不一定如此。譬如說，富裕的農民變成苦力，學生進工廠，還有極端的例子，大學生拖黃包車。固然，文學家是國民中的優秀份子，應該從心所欲，但如果他或她也是社會的存在的

話，怎樣能夠永遠「泰山不敢當」地坐在花香鳥語的地帶裏呢？第二，某一社會層的作家却並不一定能夠懂得那個社會層的生活。同樣，雖然不是那個社會層出身，却能夠向那個社會層突進，而融合，而成長，如像法兌葉夫，巴比塞，山林多喜二；這關鍵在什麼地方呢？說出來是一樣的話，是在乎作家忠實或不忠實於生活這一點。但也有點不同，這裡所說的生活，不是指的僅僅從狹小的經驗上所設定的永久不變的抽象東西，而是指的與動的社會相關聯的實踐。而這里面就包含有人底認識之能動的作用。

.....

今天讀到七月份「中央公論」上的立野信之底「草莓」。在這樣的暑天，看到「草莓」這個名詞，就很容易聯想到「草莓牛奶」那樣好的解渴食品的。但這小說裏面却沒有一點這樣的香氣。有的是，以種草莓這件事為故事構成的主眼，農村經濟的變遷，農民的困苦，由困苦和拚命的勞動所引起的悲劇，以至覺醒的經過。這里面，關於農村社會結構的解剖，關於各種種植問題如肥料氣候的說明，關於農民

感情的刻劃，都不是專憑一點經驗可以做得到的。不用說，立野氏是一個知識份子，但他底創作活動並沒有被小的經驗範圍所囚住。這小說，說明了他底努力。

然而，我們的「作家」除了坐在房里在白紙上高擡起什麼旗子一類的大文以外，關於草率研究之類的事，是不屑一顧的。

(一九三三年七月)

此页空白

戰爭與和平

日本佔領了東四省，現在正在發狂似地擴充軍備，預備作分割中國的最後決戰，那理由據說是爲了「東洋的和平」。同時，據最近的報道，爲了支持世界的作家巴比塞等九月間在上海召開的反戰大會，和藤勘十，秋田雨雀等發起了一個「遠東和平之友會」。

到底，甲方所說的和平和乙方所說的和平是不是一樣的東西？

顯然地，帝國主義者底意思是，如果把我所娶的東西都給我，就可以和平，否則，我只有不得已地採取「自衛手段」。明白了當地說，他們所說的和平就等於戰爭。其所以提到和平者，張烟幕而已。大家都知道烟幕是一種武器。

但還有一種真正愛和平反對戰爭的人，那就是在生活重壓下面的勞苦大眾。他們從現實生活的殘酷的經驗知道戰爭是爲的誰，在戰爭里真正受犧牲的是他們自己以及與他們同樣的伙計。他們反對戰爭，反對爲了自己的利益而鼓勵戰爭的人們。當然，這樣的認識會把他們引到更積極的鬥爭之路。

然而，今天某報上，有一位先生在「論日本農工革命」(?)的文章里面，發表了精闢的見解：說日本勞苦工農祇有在世界戰爭中才能得到解放，說反對戰爭就會「陷於反對世界戰爭卽反對日本農工革命」的滑稽的結論。

何如，這結論滑稽不滑稽？

然而，這位先生還有更精闢的見解，說日本人反對戰爭「只是假裝時貌(?)」，並對中國朋友虛表同情，及自示不甘落伍」，勸中國人不要受他們的「騙」云。當然，我們並不否認有許多口頭上說反對戰爭來騙人的人，猶之乎我們並不否認有許多造出種種理由來騙人參加戰爭的人一樣。但日本勞苦大眾所發動的真正反戰運動是和這不相干的。就是據日本政府所發表，去年一年中以反戰爲中心任務之一的日

本革命運動者被檢舉的在七千以上。而我們知道，這里面有幾十名是照字義直解地倒斃了的。日本的大衆要用他們的自由，血，生命來騙中國人，那騙法真是笨得出奇。遠不及我們底聰明人，祇要在白紙上寫上黑字就夠。

誰爲戰爭，誰爲和平，事實會替我們作證。

(一九三三年八·一節)

此
页
空
白

辯證法與江湖訣

早幾天，看見某先生發表了關於觀察的意見，隨後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又說到一切的問題是觀察的方法的問題。把創作者和客觀現實間的關係僅僅簡單地放在「觀察」作用上面，直截了當固然直截了當，但那已經把「辯證法」的戰鬥性洗刷得干干淨淨了，但奇怪的是某先生一面替辯證法去勢，一面又和做金字塔詩一樣，把一些術語如「積極性」啦，「革命的主題」啦，「契機」啦，搬到一塊兒，使讀的人好像跑到了孔明底八卦陣里去了一樣。

但我現在并不想批評他底理論，因為在這樣小的篇幅里做不到，而且他批評的作品我還沒有讀過。我現在想說的是史特克在「關於辯證法的卑俗化」里所提到的

一個故事：有一個「辯證法的唯物論者」用「辯證法」研究遠東的漁業經營，說現在那還是停留在自己的『生成』——生誕的初期階段。那還是剛剛表現出來。」於是，他從是翅子運動的這件事立論——

魚，在漁區，特別是解了禁的漁區裏的魚廠，與其說是澈底的方學的（*dialectical*）對象，還不如此哲學的語言來表現。從它所有的範疇來看，是運動的過程。漁業經濟之古典的辯證法的明確性正在這裏。

諸位想一想，還有比這更奇怪更「玩的」辯證法「麼」？但我們不要忘記，這樣的「辯證法」正在一天一天多起來，而且還有人用這作口實來剷除辯證法底戰鬥作用。還聯想起了一件事情。早幾天，有一位朋友因為平日好作直論，被人命令學校當局把他底教職革掉了，他因此感到現在做人太難，沒有逃避之所，想來想去，想出了一個最安全的辦法：用辯證法來整理中國醫學。當他告訴了我他底這個大願以後，我不禁失聲地笑了出來。他馬上正色地說：「笑什麼？爲什麼不能用辯證法來整理醫學？」——是的，爲什麼不能用辯證法來整理醫學呢？我想，有一天，也許有一天，時裝公司會用「辯證法」來剪裁時裝的。（一九三三，八月）

「過去的幽靈」

在十年前曾經做過「文學青年」的，大概總有些人還記得盲詩人愛羅先珂罷。雖然他從日本飄來了以後就嚷着我們這個國度是「沙漠」，但畢竟是在經過了一場五·四的狂風以後，青年們有不少的正在望着藍天做夢，在煩惱里製造微笑，因而他寫給我們的「桃色的雲」和「童話集」被我們純真的心所擁抱，增加了當時在黑夜里摸路的人所不可缺少的勇氣。

但還有一件事以不同的感覺使我常常記起來的，是他的一篇講演，叫做「過去的幽靈」的。內容由當時站在新文學運動的前面的周作人先生翻了出來，說是在你們（當時的中國青年們）里面還住着不少的「過去的幽靈」，時時會跑了出來，鼓勵你

們照他們底意思做事。這很簡單，但由他那一種詩人的說法說了出來，簡直是活靈活現，抓住了我們，使我們甚至在路上走的時候有時都會惕然回顧。他爲什麼作了一篇這樣的使幼少的我們感到有些陰森的講演呢，那來由當然不能確切地知道，但現在回想起來，總不外是雖然他瞎了眼睛，看不見，但這個古國幾千年來所壓積下來的黑暗的力，以一種陰沉沉的氣息壓着他，使他感到了快要窒息，因而不得不向臉上現着新的紅潤的青年們叫喊了罷。

時光流了過去。現在的戰鬥的青年已經在純真上鍊出了鋼強和靈敏了，愛羅先珂已漸漸地被忘去。這是應該的。

然而，今天我在書攤上面買到了一本創刊號的「入世間」。還沒有拜讀「宇宙之大，蒼蠅之微」的「可喜文章」之前，就被前面的周作人先生底大照片和他底五十自壽詩吸引住了。周先生在五·四文學運動上，在介紹外國文學上，有了不少的努力，當他五十歲的時候我們也許還願看一看他底照片的，但使我啞然的是那兩首詩（那些和詩更不用說了）。如果是在「四庫全書」的什麼集子裏面發現的，對

於這樣「爐火繩言」的七律，當然要拍案叫絕。然而，這個作者却就是當年為詩底解放而鬥爭過的「小河」的作者；現在在這里「談狐說鬼」，街頭終日聽談鬼」的作者，當年却熱心地為我們翻譯了「過去的幽靈」。

「幽靈」(Yukai)，不錯，在愛羅兀珂用的日本語里面，正是我們所說的「鬼」的意思，而他們所說的「鬼」(Oni)，都是陰間的不像人形的怪物。那麼，周先生現在自己所談的鬼，聽人家談的鬼，是不是當年他翻譯的時候叫我們防備的幽靈呢？昔日熱烈地叫人防備，現在却促膝而談之，不曉得是鬼們昔日雖然可惡而現在可愛起來了呢，還是因為昔日雖然像現在的批評家似的「浮燥」，而現在的八道灣居士却巧成圓滿，就是對於小鬼也一視同仁了？或曰，周先生雖然逍遙世外，但終不能忘掉「人間」，談鬼云者，不過是對於鬼域人間的諷刺耳。那麼，就是「不將袍子換袈裟」也可以，我們還是希望八道灣居士對於一批一批「失足落水」的青年來一次超度的乾脆。以上都算瞎說，「旁人若問其中意，且到寒齋吃苦茶」，有心人頂好是買一張由上海到北京的聯票，在煙雨迷濃的八道灣上，穿過「胡麻」

地，你可以找得到一座茅庵，祇須叩門，不用名刺，被小童迎接進去之後，你就可
以聞到一陣茶香。至於在十里洋場上出現的「人世間」，既不「吟風弄月」，也不
「玩物喪志」，祇是有點講求「精雅」，「談狐說鬼」而已。

（一九三四年四月）

藹理斯·法朗士·時代

知堂先生因爲有人懷疑他所標榜的叛徒與隱逸合一的態度，就諄諄地告訴我們「明智的人」用不着關心所謂時代，因爲那和我們並沒有什麼關係的。他引用了一段非常漂亮的藹理士底說話，雖然我在別處已經引用過了一次，但重述恐怕失真，還是照抄如下吧：

「有些人將以我的意見爲太保守，有些人以爲太偏激。世上總常有人很熱心的想攀住過去，也常有人很熱心的想攆得他們所想像的未來。但是明智的人站在二者之間，能同情於他們，却知道我們是永遠在於過渡時代。在無論何時，現在只是一個交點，爲過去與未來相過之處，我們對於二者都不能有什麼架

打，不能有世界而無傳說，亦不能有生命而無活動，正如赫拉克來多斯在現代哲學的初期所說，我們不能在同一川流中入浴二次，雖然如我們在今日所知，川流仍是不斷的回流，沒有一刻無新的晨光在地上，也沒有一刻不見日沒。最好是閒靜地招呼那熹微的晨光，不必忙亂地奔向前去，也不要對於落日忘記感謝那曾爲晨光之垂死的光明。」（見大公報文藝副刊所載「萬理斯的時代」）這是一個超凡的境地——生爲血肉的身子而要用上帝的眼光來看這個世界，生在光明和黑暗搏戰的塵世，却以爲對於過去與未來都不能有什麼架打。無巧不成文，恰好我在 A·法朗士底「企鵝島」（*L'Île de pingouins*）里面看到了一段和這相對照的話。這段話是緊接在企鵝島市街擾亂的情形之後說的。轉譯恐怕有錯，只得托朋友從法文原本譯了出來：

「這樣的光景當然是冷靜的理智所不能讚賞的，當然是注意街路治安的市政人員所感覺煩惱的，可是使得有心人更加傷感的却是那些害怕受到打擾因以同樣的距離離開兩個陣地的偽善者們底形狀。他們雖一面使人看出他們是那樣自

私，那樣卑怯，但一面却還想人家嘆服他們感情底寬大和靈魂底高潔；他們用胡葱擦着眼睛，把口張着像鱷魚底嘴一樣，以拉大胡琴的姿勢擦着鼻涕，從肚子底頂底絞出聲音來，「啊！停止這類鬪牆之爭吧；不要再撕裂你們底母親底胸懷吧！」這樣嘆息着，彷彿人是沒有爭論和鬥爭而能營其社會生活似的，這類在正直者與不正直者之間提出妥協的庸劣的偽君子，便這樣同時侵害了正直者底權利，滅殺了不正直者底勇氣……」（二九九頁）

我並不是存心要引法朗士底話來和知堂先生開玩笑，但這個對照太鮮明了，忍不住不能不引用一下。法朗士也是知堂先生所佩服的思想家，記得「自己的園地」里會認真地向我們介紹了「批評是靈魂的冒險」的說法，但他在這里所表明的態度和同是知堂先生所佩服的講理斯却有了這樣的懸殊！固然講理斯底「明淨」并不是不令人神往的，但我以為法朗士底聲音里面才有真實的人間的氣息。

此
页
空
白

流氓哲學

前些時看書看到那里面引用的古文中間有這樣兩句：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那本意我雖不甚了然，但却愛上了「大戀」這兩個字。那以來，在夜深冥想的時候，它有時在我底腦里浮起，暫時地代替了工作後的疲勞。

今天看七月份「譯文」里的紀德底「論文學上的影響」，有兩段好像可以作爲它底演義：

……所以凡偉大的愛，皆主一無外，而一個愛人對於他的情婦的傾慕，掩盡了天下的美色。——服爾泰對於開明的愛，使他無動於熱情的奔放。歌德對於希臘，對於莫查（Mozart）的清白微莞的柔情的崇拜，使他畏忌悲多汶的情

感澎湃——並使他向那爲他奏着交響樂的曼德爾遜 (Mendelssohn) 說：「我只感到驚異。」

我們也許可以說，凡偉大作家，凡創造者，皆習於他所欲從事之點，放出一種這樣繁盛的靈光，一束這樣的光線——使周圍其餘的東西遂因而黯淡了。和這相反的，豈非所謂「博雅之士」(dilettante) 嗎？他什麼都懂得，而却正是因爲他對於什麼都沒有一種火熱的，換言之主一無外的愛。

在我們，這說法得顛倒過來。並不是所謂「從事之點」放出一種靈光使周圍其餘的東西黯沒了，反而是因爲什麼都懂了，看清了那些原是黯淡的，才能夠生出主一無外的愛。——精神上的皈依或思想上的力量，只能夠從對於客觀世界的一種堅定的認識里產生出來。

然而，這和中國傳說的「做人態度」是絕不相容的。我們有的是，中庸，見機而作，明哲保身，以及我要在這裡說到的流氓哲學。

一個友人帶着行李在上海起岸的時候，被幾個流氓接到一個旅館去。到了以

後，除了旅館街道完全不對以外，還被逼着要出一筆嚇人的搬費。這位友人當然要據理力爭了，但流氓們底回答是：

「噫，爲名爲利呀！」

其實，這個哲學也是從士大夫方面傳去的。「揚名聲，顯父母，」不是很有名的金言麼？另外一位友人，他底自幼就愛惜他的哥哥，一有機會找到他，就哭喪着臉說：

「你這個人真是，也不爲名，也不爲利，勞碌奔波，到底爲的什麼呢？人生一世，草生一春……」

這個「名」「利」哲學底勢力的確不少，它底結晶是「亦當遺臭萬年」和「人不爲己，天誅地滅」。所以，愛迪生麼？他底名是了不起呀，他底財產真多呀！高爾基麼？他底版稅嚇人呀，崇拜他的人真不少呀！……在我們士大夫或流氓底眼睛里面只看得見「名利雙收」；別的是一點什麼都沒有的。

士大夫和流氓有時也現出鄙視的神氣說別人，他是爲名爲利呀，但這實際上不

過是不得志的憤懣，以爲他們是隱名却酬的俠士或現社會底反逆者，就要大大地上當，正是他們自己，爲了維持或達到一己底目的——當然非「名」即「利」，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爲了必要，他們可以打出各種堂皇的招牌或旗幟，但不一轉眼又把牠拋掉。在文壇上我們常常碰得到這種「心勞日拙」的先生們，他們底工作是造謠或改畫臉譜！什麼成績都製造得出，只除了像樣的作品和理論。——嘴是扁的，舌頭是圓的；爲了忍辱圖存，做吳三桂又有什麼不可呢？

也是在一篇短文里面看到的，說是所信的神太多了，反而不能夠得救。但這是和實情不符的，他們何嘗有什麼信心，那些煞有介事的表白，堂皇的招牌或旗幟，實際上都不過是爲了取得一點小小好處的紙糊的面具。口里說的如此，想的和做的如彼。也是在書里看來的，這叫做「做戲的虛無黨」。

撕碎這些虛無黨底假面，才能夠廓清浮繞在身邊的森森然的鬼氣！

存 文

小的時候，曾受過「敬惜字紙」的教育。書不能放在和「下身」接近的地方，字紙不能丟在地下，用腳踩更是不行的，否則就要瞎眼睛。這也是一種「國粹」，應該保存的。我們在大都市的僻街小巷里面，常常看得見的小篾筐子，貼有「敬惜字紙」的字條，就是這個國粹道德底痕跡。但可惜這却不能抵抗「江河日下」的大勢，如果我們到公共廁所去看一看，就會發現許多人是用報紙「屈躬」的。「字是聖人造的」，現在可交了空前的惡運。

但還有更壞的事情，「近更有倡言廢棄文言，並廢棄漢字者矣」。「斯文未喪，來日方長」，國粹大家江亢虎博士等就不能不「奔走呼號」，大吹大擂地組織

起「存文會」來了。

如果我們把這個存文運動和三家村老學究底敬惜字紙看做「一邱之貉」，那就要挨「有眼不識泰山」的嘲笑，因為這是老學究們連夢都沒有夢到的「矢文章報國之誠」的大業。然而，「文章報國」，到底是怎樣一個報法呢？「國學程度日低」，恐怕很少人能夠懂得這個「使命」罷。

據我想，要報國就得有一個「國」在，就得保存這一塊土地。不是國立大學底政治學教授也還叫着「國家之要素有三：土地·人民·政府」的麼？

現在讓我引用一段關於江亢虎博士在台灣講演「文藝復興」的紀事。這個速寫的筆者叫做楊達，去年曾發表了一篇小說「送報伙」，使日本底進步文壇和台灣底大眾受了相當的刺激。他敘述了舊文化代表者們歡迎江博士的盛況以後，寫道：

江博士關頭說：

「對於漢民族，可悲的不是失掉了台灣和滿洲。真正可悲的是在於自信心，即對於自己底古代文化的自信心之消失」，接着更進一步說到：

「想加強這個自信心就要認識自己底古代文化，計劃它底復興。」以後就猛烈地對於白話文運動和新文學運動底青年們發出了警戒。

這時候有一個青年站了起來發了質問的第一砲：

「博士所說的是真實的麼？」

老練的博士用「有質問的人請向主持人提出，在另外的房間詳談」，逃開了以後，就爲自己辯護：「我是用自由的學者資格說話，並不是被什麼人收買來的。所說的話都是真實的。」

這個辯解雖然使他暫時逃過了難關，但因爲他的謬論一層一層地發展下去，聽衆里面有幾個人忍耐不住，罵起「說謊！說謊！」來了。這樣一來，似乎他開始發現自己底權威受了傷害，憤然地下了講台。接着，主持人吳衡秋（當地的協議會員）站起來挑戰地說：

「剛才有人想提出質問，如有什麼質問的，請站到講台上來講。」聽衆一齊緊張起來了。主持人方面臉上欣欣地露出了嘲笑。但是，不是有一個工人模

樣的男子把下厭（木屐）拖得嗒嗒地響，走上了講台麼？一看到他，人們更緊張起來了。主持人方面臉色完全蒼白了。站在台上的青年用了非常的冷靜向主持人表明了謝意以後，就逐一地指出了江博士底反動理論和古文學對於現代的關係，用「江博士這樣的人我們非十分警戒不可」的話收束，走下了講台的時侯，台下掌聲雷動。主持人站起來說了種種的辯解以後，反而用「這個會並不是討論會」的話來非難他自己請上講台去的青年，於是會場沸然，罵聲震動。主持人看到勢頭不對，連呼「閉會！閉會！」逃去了以後，大家一齊哄笑了。

再講我從今天的申報 春秋「里登載的江亢虎底「三國演義談」引出一段罷：

吾人讀三國志而有感，以為三國真中國人才輩出之時也！明君賢相，猛將謀臣，各國多有之，任何一國之人才，皆足以撥亂反正，成統一而致太平；而終於不能者，則以其他二國，亦有相等之人才，互為相抵相消之工作也。向使三國人才合一，則東漢早已中興，即任何二國合縱連衡，以制第三國，戰亂亦

決不至如是之劇且久，故三國各有人才，人才分屬三國，是天之不欲平治天下也……（標點仍舊）

在這兒我不想下結論，一個有想像力的畫家一定能夠繪出「文藝復興」了以後的中國將是一付怎樣的形狀。

「天」也！

（一九三五年）

此
页
空
白

把目光放到「戰壕」以外

聽說據軍醫檢驗的結果，在一·二八戰爭里面死的日本兵士，有許多子彈是從背後打進去的。子彈從背後打進，當然就是死於「戰友」底手裏。在我們不懂軍事學的人想來有三種場合：被厭戰的官長底親信部隊底機關槍所掃射；被射擊幼稚的，瞄不準目標的戰友們所誤傷；自己陣營里面起了騷亂的結果。

打仗原就是難免要「陣亡」的，詩人就已經說過「古來征戰幾人回」。然而，如果把子彈打進了自己的肉體的反而是自己所信賴的戰友，那就無論是怎樣地抱有「成仁」的決心的勇士，總會多少地感到心有不甘的罷，因為這就推翻了他底敵友之分，使他的死失却了所爲。

當然，如果離開了當事者底觀點，在所謂保護特殊利益的強盜戰爭里面，無論怎樣死法，結果都同樣是強迫地用掉了無辜者的生命而已。倒不如讓子彈從背後進去，攘亂一下他底敵友的觀念，使未死者們底神經起一番騷動。

但在進步思想底戰列，如文學戰列里面，這樣的現象却是絕對不應該有的。因為，是自願地圍繞在偉大的目標週圍，不會有因為立場的分化而起的騷亂，更不會有架着機關槍站在後面的官長和他底親信部隊，就是射擊衝幼稚的誤傷罷，也是可恥的失敗。

然而實際上我們還免不了子彈由背後射來的事情。有人把理論上意見上的論爭認為是可惡的現象，但真正可惡的恐怕只是這種不是向着敵人的亂放的子彈罷。

為什麼這樣呢？我只願意解釋為無意的瞄不準目標的失敗，雖然實際情形也許不僅這樣。

在「海上述林」底高爾基論文選集序言里面，譯者說了兩句含義無窮的話：

他不會像幼稚的革命作家似的，只限於狹隘的「戰壕里的生活」，他看得

見整個戰鬥」。……

如果目標不放在敵人底陣壘里面，視野不能擴大到整個戰鬥地理上去，只是成天地在「戰壕」里面橫衝直撞，那所謂「戰壕里的生活」就會毫無「戰」的意義了。不是還沒有碰到甚至看見敵人麼？雖然沒有看見敵人，但自己却是「戰士」，而且在「戰壕」里面，不能不有戰鬥的表現，這戰鬥將有什麼結果就不難想像了。把這叫做「模擬戰」固然是好的，但可惜的是，我們常常看到了從後面飛來的實彈。

有人說，文場如戰場。是的，我們不能也不應該避免文學上的鬥爭，然而却要消滅那些盲目的射擊。在蘇聯的一個大學生給高爾基的信里有段話，現在引用在這里給我們底爲射擊而射擊的先生們參考罷。

……我們始終還只留在自己的角落里，只看見同樣的一些街道和人物，同樣的一些牆壁和屋頂，經常的只看見同樣的一個地平線。而只要世界縮小到了這麼幾堵牆壁里面，那自己的「我」就會極大的生長起來，一直到彷彿做了皇帝的地位。爲着要使得每一個人不再以爲「地球是繞着他在旋轉，太陽是只落在他

的田地上，爲着要使得他不再覺得，不再認爲他是「地里的鹽」——爲着這個起見，必須要把他所生活的世界擴大起來，移動他所看得見的世界的狹隘的地平線，加強他的眼睛和耳朵，拉長他的手和腳，增加他的腦筋，等等……」（海上述林「四〇九頁」）

附註：「海上述林」××書店有代售，皮脊本每冊三元五角，絨面精裝每冊二元五角。

冬夜通信

R·Y·兄：

聽說「熱風」在集稿了，記起了這一回非奮發起來寫一點什麼不可。爲什麼要「奮發」呢？那原因很簡單，否則恐怕又要寫不成呀。

第一期沒有投稿，於是得到了許多責備：擺架子呀，不肯幫忙呀，等等。這些其實都是冤哉社也。有刊物肯發表我的文章，而且還是第一期，既可以擠入新張的場面，又可以獲得幫助朋友的美名，何樂而不爲呢？然而，無奈沒工夫又寫不出何。這樣說，革命作家也許要拷問我了：你在做什麼，是不是成天躲在漂亮的客廳里喝咖啡？雖然我自己明明知道我底表白不足使人見信，但依然只得敬謹地回答

曰：不是，實在不是，實實在在是因爲在忙一些和文苑義戰無關的雜事。

「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對於這光榮我一向是羨慕的，但我自己却抱的是「量力而爲」主義。譬如說，做一首詩和打一壺開水，那價值，當然有天壤之別，但如果嘴里正在渴得起火，那我馬上要毫不猶疑地放下筆提起水壺上街去，即令編輯先生規定了遲一分鐘交稿就不能登出。在這樣的時候，從事文戰的先生們罵我臨陣脫逃也能，親屁股與論家派我爲X或Y也罷，我都「由它去」。我把沉默也算作一種回答。

這將近三個月以來，世事上的和文壇上的變故，實在不少，但我自己只有一張白紙。然而，我不但毫不懊惜我底沒有作爲，甚至對於和我切身相關的事情，無論造謠或誤解，都沒有辯白的興趣。現在在寫字，又提到了這一案，那就說出幾件來看看罷。

第一件是，有一家晚報，在魯迅先生逝世的那一天登出的消息上，說我「拒絕吊客」，而且還提出了質問：你胡風是魯門何人？實際上，有兩位記者先生要我帶

他們到死者底家里去是事實；我把他們底意思轉告了許廣平夫人，她因為家里忙亂，不使接見，說馬上要到萬國殯儀館去，還是在那里見的好，這樣謝絕了他們，也是事實。這怎樣是拒絕吊客？未必我有權力強迫死者底家屬麼？然而，還有兩下更可怕的槍法。第一，這位記者先生寫道，就是魯迅先生活在，也不會拒絕朋友底要求。這是說我破壞了死的魯迅先生和活的記者先生間的朋友關係。第二，因為醫生是日本人，日本報紙由他那里得到了死者底詳細消息，於是這位記者先生用春秋的筆法暗示地說我是勾結日本的漢奸。

不過，這是因為我沒有替記者先生辦好差事，當然罪有應得。但更晦氣的是，十月二十九日的另一家晚報的副刊上，登出了一篇署名胡風的「吊魯迅」。胡風兩個字并不是我底專利，當然別人有用它的自由，但是，那位胡風先生從來沒有露過面，熟人會誤認是我，把這副刊剪寄給我的T先生，就是半疑半信的。魯迅當然是應該吊的，但吊魯迅而要請別人代筆，却未免多事。果然，那文章的第二句說：「我在虛無的狀況中聽到這個消息（指死訊）……。」我雖然沒有作爲，但自信還

不至「虛無」，直到現在還沒有拿手槍射過一個人就是明證。真不知道這位先生何所據而云然？第二段底開頭是「我沒有看見過他（指魯迅）……」。這好像是替我洗除「魯門何人？」的罪狀似的，但可惜遲了十天，爾前說的那家晚報早已「仰衆週知」了。但最不敢當的是這位先生居然代我判定了魯迅底錯誤和不革命！

假如他不走錯路，能如同高爾基一樣協同着中心的權（政權？權力？——引用者）去建設，去吶喊，他何嘗不是中國的高爾基，歷史也何嘗不會有他更廣大的記載。

……

他只是一個思想向前衝，以致眼花撩亂，而不知參加爲大眾在謀幸福的集團來効勞的迷誤在中國這急劇變化的過程中的智識份子的典型。……

這是他底判詞的着力的兩點。標點句法全依原版不動。看前一節，好像是說魯迅沒有「協同着中心的權去建設去吶喊」，沒有像高爾基底「協同着」蘇聯政權似的「協同」中國的政權，是反革命；看後一節，又好像是說魯迅沒有跟着「急劇變

化的過程」——參加爲大眾謀幸福的集體來效勞——成了意義和上節相反的不革命。莫明其妙。然而，還有一節可以是一「明其妙」的文章：

全世界人類的心靈中只有一個真理，而爲真理奮鬥的人也定好人，只因有些是坐在飛機上，有些是躺在牢獄里，有些是蹲在高山上，有些人是站在平野上，對於真理的看法既不相同，於是發生種種不了解互相埋怨的現象，魯迅會罵人，而且罵的刻薄深奧者，只是那現象中一個當然會有的事實而已。

這也是不曉得是好話還是壞話。但有一點却是明白的：魯迅底罵人不過是一種不相了解互相埋怨的現象」之一而已。魯迅先生底戰鬥了一生，原來如此，真是嗚呼哀哉！

第三件是，有一家報紙上發表了一個消息，說某雜誌社在某日舉行公開講演，題目是「我與文學」。講演者爲徐懋庸與胡風云。一位熟、把這消息告訴我的時候，我打了一個寒噤。這不僅是因爲我曉得自己不配講演，吃了一驚，同時也因爲覺得賤名和徐懋庸先生并列在一起太出乎意外了。不曉得怎的，我總覺得我底名字

無論如何是不會和徐懋庸先生并列的。但現在居然有了奉陪的光榮，什麼一回事呢？那雜誌社我沒有熟人，當然不會請我講演，我沒有接到過通知，當然沒有請我講演，新聞記者也不會自己添上我底名字。莫非有鬼麼？這樣一想，我又打了一個寒噤。

第四件是，有一位作家提議叫某雜誌不要登我的翻譯，因為，他聽到了流言，說那什麼是我領導的，受我領導當然是宗派主義，而宗派主義，是他這個非宗派主義者所「最痛恨的」。結論當然是不要登我底翻譯。當時我聽到這番正論的時候，想了一想，沒有想通。後來又想了一兩次，沒有想通。剛才還想了一想，依然沒有想通。爲什麼「流言」底力量那樣大？如果「流言」說我是做賊的，未必所有的熟人一看見我進房就得把我扭送捕房麼？如果「流言」說我是使「瘋子」，未必我說飯從嘴里吃下，大便從屁股屙出也算瘋話麼？非宗派主義者底理論真是難懂之至。然而，這位作家自己又承認了那個雜誌沒有一點宗派主義的色采！

以上的這些小風波，其實都不能使人受到致命傷。「過者化也」，恐怕三五個

月甚至三五天以後，誰也會把那忘得干干淨淨的。但我終於寫出來者，因為那也是世相，正如雖然最好是描寫暴風雨的戰爭，但也不妨寫一寫「把戲把戲原來是假戲」的江湖賣藝者底戲法。而且，要說有趣，這些確是有趣的。不是聽說勇敢的戰士尙且可以娛樂的麼？戰士尙且可以，凡人的我們當然樂得從自己隨便勾出的漫畫上面得到會心的一笑。

「娛樂」之後再說一說我把戰壕和客廳弄錯了的事情。弄錯了的原因據說是由於我在「中流」第六期上發表的「把目光放到『戰壕』以外」。但當時我告訴過歐陽山、東平兩位，這篇文章是在魯迅先生逝世之前寫的，爲的是介紹「海上述林」也發點牢騷，但「中流」第四期沒有趕上。然而，歐陽山要發表我底戰壕原來是客廳了，如果我不趁期聲明實情或積極地叫他不要發表；東平也詳偵了戰壕內外的情勢，然而說，只要我把實情聲明，就可以大大地批評他的。然而我既不能趁期聲明，又不叫歐陽山不要發表，等到他們兩位底文章發表了的現在，我倒來聲明了那則什底實相，而且也不能對東平（以及歐陽山）有什麼批評了。因爲，強聒不舍

固然是可寶貴的精神，但我總覺得沒有相當的信任做底子，就不免會招來過多的浪費。在我自己，總以為他們兩位應該相信，我如果對他們有要說的意見，絕不會用偷偷摸摸地指葫蘆說東瓜的辦法，但現在我已經知道了這不過是我底「一相情願」罷了。——即如這聲明，原來是爲了履行我底約言，但現在的他們兩位看來，也許反而是沒有的好罷。

好了，本來是想「娛樂」一下的，但不料終於說到沉悶的地方來了。好在還有糟蹋紙墨的機會，而且房東規定息燈的時候也快到了。明天早晨就把這寄呈，你看，如果覺得可以，就請用做補白罷。

胡
風上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夜。

由「人性」到「互利」

關於「人性」的問題，在咱們中國哲學史上鬧了不少的筆墨官司。有荀子底性惡說，有孟子底性善說，有墨子底性無善惡說，有宓子賤等底性有善惡說，還有楊雄底性善惡混存說，等等，等等，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大有「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之概。然而，像人們所說，「真理」只有一個，而且遲早會大白於天下的，到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性善說終於取得了最後的承認。同時還被證明了這一真理對於救國的偉大作用。讓我說一說這個小小的故事吧。

最近幾年來，中日格外友愛，現在且已到了更進一步的一經濟提携一時期，這是大家知道的；爲了進行這個「經濟提携」，日本派了一個兒玉孝行團到中國來，

也是大家知道的。這個兒玉考察團經濟察完，「支那料理」吃夠，在上海匯山碼頭被主人們恭送登輪的時候，不料海關緝私員在這個同一的輪船上查出了幾十萬枚的走私銅元。

照考例，凡海口必幾乎每天有大规模的走私，且很少被查獲，但每被查獲一次，海關人員定要被打得頭破血流，甚至丟掉性命。但這一次却出乎意外，既沒有動武，銅元且被順利地起出了。於是在三月十八日的「大公報」上出現了一則「遺憾與慰藉」的短評。「遺憾」的是，在「經濟提攜」使者船上偏偏發生這種「經濟竊賊」的事情，而「慰藉」的是：

「浪人對於緝私若照例是行兇的，昨日居然未起衝突，可見浪人尚有羞惡之心。這一點人性的存在，用遠大的眼光看，也許作為中日邦交前途的一種慰藉記。」

這不是「性善說」底鐵一樣的證明，「人性」底偉大的勝利嗎？當然，「羞惡之心」是「義之端」，可以說是記者先生在嘉獎那些浪子變成了知「義」的君子，

但「惻隱之心」是「仁之端」，也可以說是記者先生在所禱一切浪人都變成大慈大悲（仁）的善士。後一說固然也能夠改釋爲羔羊對於屠伯的哀求，原始人對於火與猛獸的禮拜，但我們知道，和「義之端」一樣，「仁之端」也是「性善說」底「四端」之一，既然承認了「這一點人性的存在」，那麼「用遠大的眼光看」，當然是沒有關係的。於是，從那以後，對於走私問題，我們就專等「人性的存在」底收效，放心「慰藉」了。

然而，過了一個多月又七天的今天，在同一的「大公報」上又看到了也是發生在同一的臨山碼頭的不勝「遺憾」的消息。紀事有如「報告文學」，摘錄一點吧：

本市消息：日輪長崎丸昨由日駛滬，……海關依時派行李班關員至滙山碼頭檢查，同時有專門檢查私貨之檢班人員六七名到場工作。至十時輪靠碼頭，乘客登岸，行李亦將卸畢，突來日韓浪人三十餘名，袖藏鐵棍木棍，預備搬運私貨。其時關員已知輪上必有私貨，爲行駛職權，首先上船抄查，竟抄獲未報關稅之日本酒與人造絲等。按該酒爲日本上等酒，每單位瓶照章須納一元二角

五分關金稅。浪人見貨物被抄，竟然動武，首向抄班關員沈惠人掌頰數下，擬劫取私貨。另一關員曹克同目擊同事被毆，上前援助，又遭浪人鐵棍猛擊頭部，傷成窟窿，血流滿面，立時昏厥……

一個關員臉上吃耳光，一個關員頭上開窟窿，在受慣了這樣訓練的我們，也許不算什麼，不過，得到了最後承認的「性善說」，却不免又起了動搖，我們飄飄然了一個月以上的「慰藉」似乎有點落空了，只要是袖裏有鐵棍木棍，而且敢於「竟然動武」的人，好像只有「惡」而沒有「羞」，更無論那「仁之端」的「惻隱」了。

但這一回，「短評」底記者既不談「慰藉」，也不談「遺憾」，他在川越大使里面找着了「希望」：「川越氏歸國在即，希望他能對政府作一個平實處理的建議，當於中日邦交有些良好的影響。」這希望的來源是什麼呢？一個是川越氏「關於調整中日邦交的見解，頗為平正」，還有一個是「九·一八以來的許多事實……日本如何？是否因為侵略鄰邦的結果反而給自己招致許多困難？在這點經驗上，可

以發現一個真理，便是損人者亦不利己，在互利的原則上，中日邦交的前途是遠大的！

這就和上次的理論大不相同。雖然川越大使底「平正」還是「人性的存在」底餘蔭，但已明明白白地耽心「鄰邦」底「招致許多困難」。獻計講求互利了。這就等於承認了「利害之心」，跳出了「四端」以外。但這也不要緊，因為，再一次「用遠大的眼光看」，「中日邦交的前途是遠大的」，只不過不得不在利害說里面確定「損人者亦不利己」說，使日本政府相信這「一個真選」，在這以前，還不能不暫時耐心地把川越大使「對政府作一個平實處理的建議」當作「希望」而已。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此
页
空
白

萬樂聲中一點哀

小時候讀詩，到「萬綠叢中一點紅」之句，不禁大為佩服。在綠光瀾灩的無際中，嵌着鮮紅的一球，那景色當然不是平俗的「桃紅柳綠」所可同日而語的。據說人有一種本能，遇見自己以為好的東西就想模倣，我覺得這學說大概是真的，因為，自那以後，我就有了模倣一下的慾望。時光如矢，我不斷地搜求材料，不斷模倣，但總做不成功，面歲月却偷偷地溜走了，然而，真是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看到三月三十日「大公報」上的「首都風箏比賽記」，就忽然脫口唸了出來：

以下說明我這句作品底「現實底真實性」。

據紀事，比賽在「日麗風和」的三月二十八日在鄧府山上舉行的，「鄧府山上風光無限」。「褚民誼氏站在山上高處，指揮着全部裁判與參與比賽的人員，一聲令下，各組比賽」，而分組有鱗介、昆蟲、人物、飛禽、走獸、特別，其他等七組之多云。那盛況——

「來參與盛會的觀衆，熙熙攘攘，不下數千人，有龍鍾的老人，有襁褓的赤子，有顯貴的達官，也有鄉村里檢柴的幼童，男女老幼，五光十色，把諾大的一座鄧府山，平添不少的春意。城外的農夫，也趁閒趕來，做一次十年不遇的臨時生意。在半山腰間，雜錯擺着數十個賣吃的担子。三三兩兩的摩登少女，也坐在一根扁担穿上兩條木腿的臨時長凳上，很愜意的吃着湯麵。地上的青草，已經發出黃芽；山腰的弱柳，也生出淡綠色的嫩葉。陽光照到山前的小溪，可以看見水底銜泥的游魚，三三五五，往來翕然。點綴上天空飄蕩着紙鳶，山上山下的紅男綠女，真是一幅天然的江南春色圖」。

這個可以算得「萬民同樂」的氣象，就使我「靈感」出了四個字：「萬樂聲中」。那麼，下面三個字「一點哀」又是什麼呢？依然照抄如下——

「在山頭的一個角落里，有四五个流落到江南的北方異客，舞拳弄棒，耍刀練鎗的打着『把式』。一套一套的要來耍去，四週圍得密密層層。等到收錢的時光，觀眾們都多不約而同的一閃而散。那個練拳的北方老者，一邊擦着額角與鬍鬚邊上的熱汗，一邊彎腰來拾地上的銅板，收進來數了數，總共不過三十幾個銅子。他喘吁吁的嘆了口氣，『唉！還不夠一個人的午飯』。記者爲惻隱心所驅使，給了他一角輔幣。這可憐的老者，連他的同伴，一齊都向記者打恭作揖，稱謝不絕。他說出他們流落到江南的遭遇，使記者不忍卒聞。原來他們可愛的家鄉，已經毀滅在敵人的砲火之下。所逃出來的，不過僅僅是幾條活命吧了」。

據說模做的作品不算好的作品，而「萬樂聲中一點哀」和「萬綠叢中一點紅」

大有「差不多」的嫌疑。但既已創作出來了，姑存之以待炯之先生所封定的大批評家劉西渭先生底叱正吧。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憶 矢 崎 彈

——向摧殘文化的野蠻的日本政府抗議

九·一八的下午，有幾個朋友來，談話中間，D君說：「這次日本政府可逮捕了不少的智識份子了！」

「聽到了確實的消息嗎？」因為這樣的事雖然早在意料之中，但還沒有見過具體的報導，我注意地問。

「還沒有看見？今天申報登的，還有你的名字呢？」

「啊！怎樣的？」我不禁奇怪了，因為我分明還自由地住在上海。

「說是被捕的作家和中國作家王統照胡風等往來……」

於是我就找出了，照例留到晚上看的材料龐多的申報。果然有了，被捕者有「新進作家」矢崎彈，因為「矢崎彈今春曾在上海，與中國人民戰綫派聯絡，以文藝謀大衆左傾化，故致被捕」云。

夜里，聽見隆隆的飛機聲和敵軍陣地的手忙腳亂的高射炮聲，我知道這是中國空軍在用着壯烈的戰鬥來紀念今天了。聽了一會之後，還是翻出沒有詳看的申報來，重讀了那條「東京民衆覺悟，反軍閥空氣濃厚」的消息。日本政府底手忙腳亂的慌張情形也和黃浦江上亂放的高射炮相差不遠，使我禁不住一陣滑稽之感，但縈繞在我腦子里不能消去的却是矢崎底銳敏裏帶着誠樸的臉色，再聯想到我自己身受過的日本警察底野蠻的拷問方法，就感到了一種氣憤和懷念混和着的感覺底浸襲。

像那消息所說，矢崎是今年春天才到過上海來的，但月份日子我已經忘記了。

一天，鹿地亘對我說，有一個叫做矢崎彈的到上海來了，大概想看見中國作家，但聽說他是提倡「日本的東西」（即認日本民族底特點爲最好的東西之意）的，所以打算給他一個封鎖。我從來沒有聽到這名字，當時笑着回答：「他提倡『日本的東

西」，但我們這裏只有所謂「文那的東面」，我們雖然用不着見面了！」

但三四天之後再見到鹿地的時候，他說已見過矢崎，從前所聽到的是謠傳，這人思想結實，腦子銳敏，雖然還衝不過某種限界，但對於日本文壇和日本文學傳統持有很透闢的見解，臨末再問我可否見一見，矢崎自己托他致意：如吳聽到別人說他是提倡「日本的東西」的，希望我能夠相信那是誤解云。

第二天或第三天的下午我如約到內山書店去，他已經先在了，背向外地坐着，扶着一根手杖，黑地白點子的西裝上面是頭髮濃黑眼睛有神的面孔，交換了幾句客氣話以後，我笑着問他：「怎麼樣，是不是覺得有些害怕？」他對這突然的襲擊感到意外似地閃一閃眼，但隨即微笑着回答了：「剛到的一兩天，實在有些害怕，但現在已經能夠一個人自由自在地在街上逛來逛去了」。

十分鐘後，我們坐在一家咖啡店裏，談話繼續了一小時以上。除了回答他中國新文學的要求和傳統底桎梏是怎樣一種相對的情形下面這一問題以外，第一，他充分地承認了魯迅氏雜文在文學史上所開拓的戰鬥傳統；第二，對於中國新文學，

他讀過茅盾底「動搖」和「追求」，從那里看出中國新文學是直接地接受了西洋文學底現實主義的精神，不像日本文學似地走入了歪路，第三，關於所謂「日本的東西」歸根到底就是所謂「物之哀」，而「物之哀」就是對人生妥協的態度……但最使我感到興趣的是從他聽到了日本文壇底內幕，也就是壓迫新生力量的文壇勢力底分佈地圖。

第二次是偶然在鹿地那里碰着了。一共有七八個人，因為人多，而且有三個女性在內，所以幾小時的時間都是在笑談里過去了。晚飯由蕭君請客，是每人二角或三角的俄國菜，外加沃得卡酒。那沒有拘束的滿座哄笑，似乎使矢崎非常興奮，臨末且出來買了一個表示敬意的鮮麗的花籃，說這樣的集曾在日本是做不到的。頭一天我收到他底論文集「過度期文藝的斷層」和他的同人雜誌「星座」，曉得他是在無氣節的日本文壇上走着孤獨的路，這時候我不禁想像了一下他底心境。

第三次的會見是在新雅，除了他所希望見到的茅盾以外，還有鹿地夫婦和張天翼。他同茅盾提出幾個關於創作態度問題之後，大家縱談一通中日文壇底情形和觀

感。這一次他談得興奮，散席之前且致了一個簡單的謝辭，那開頭是「……到了無論從那一方面說都是先進的國家中國以後，我才真切地成了一個人道主義者（Humanist……）」

後來在「星座」上看到的，在他和王統照的對話里面就提到過人道主義的問題。「在日本的現代人道主義，一方面長普羅文學被彈壓後退了以後的一個抵抗方法，另一方面是被現在的政情刺激了的智識人良心底自覺底表現」。那麼，從他底原有的工作和「星座」底主導態度看來，他原就是人道主義者了。現在再申明「更真切地成了一個人道主義者」，是什麼刺激了他，是更進向了什麼方向呢？我想，也許可以在他所說的中國文學底「政治熱情的激烈和方向底明確」裏得到答案吧。

第四次會見是在他離開上海的頭大晚上。同座者有蔡楚生，藍蘭女士，地方是鹿地底寓所。我原想聽一聽他第一次談話時提起過的，關於長篇小說底危機這一問題底詳細意見的，但沒有時間，只談了一些電影方面的事情，他因為要赴另外一個約會，匆匆地握別了。

他回東京後寄來了三封信，第一封照例地表示謝意外，囑寫一篇關於「中日文化化的交流」的論文。第二封是催稿的。於是寄了一篇短稿，附一封回信。文章題為「我底心境」。大意說，要寫的題目一時寫不來，只好就我自己參預過的介紹中國新文學到日本去的意思說一說吧，那就是：既不像某一批評家所說，想把中國作家送上在世界文壇，也不像美國的電影商似地，把黑奴底黑皮厚唇或南洋蠻女底曲線送到白人老爺底眼裏掉換口味，要不過是爲了向日本讀者，尤其是進步的讀者傳達一點中國人民怎樣受難，怎樣掙扎，怎樣長成而已……以後是接到稿件後的照例客氣的回信和那份『星座』。但我却沒有回覆。那原因是，曾經申明了就是被封也要介紹新文學的「星座」，這時來了一個「社告」，說是「看到了最近中國底軍事政治行動底態度，他們底計劃非停滯不可。我懂得他們底窘迫情形，但這說法使我大大地不快，在沒有出版的八月號「文學」的一篇短評里面，我就提到過，還有，這時候蘆溝橋的抗戰已經發生了，日本警察底不講理私無孔不入，我是領教過的，我對他底『……』感到不滿。」

但現在他居然遭到了日本政府底鐵爪。

我不鋪直敘地在這裡記下了我和矢崎間的「往來」和通信的經過，不曉得「憲政」立國的日本政府有什麼權力這樣裁職問罪！警視廳底「支那通」們也應該害臊，他們不是連中國只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沒有人民戰線的事情都不知道麼？矢崎被捕後的結果怎樣呢？我想只有兩條路：不是日本政府用恐怖一段使矢崎和「星座」屈服，放棄對於中國文學的敬意甚至贊成侵略中國的強盜行動，就是矢崎固守自己底思想立場，弄得本身入獄，「星座」倒掉。但無論是那條路，結果同樣是摧殘了矢崎和「星座」底人道主義的進步的文學活動。壓迫民衆和侵略中國是日本帝國主義底強盜政策底兩面，一切爲文化底進步而工作的日本知識份子們，應該向這個屠殺文化的政府投去堅決的反抗。

（一九三七年八月）

此
页
空
白

即使尸骨被炸成了灰燼

因為要離開上海，而且離開了以後的命運是和戰鬥着的祖國底命運一同決定，不能不清理一下書籍和什物。有一個裝着信件和札記卡片之類的匣子，清理着，把原來打算保存的東西大半撕碎扔掉了。但忽然發現了一張用小型洋紙信箋寫的，已經污皺了的條子。那上面寫的是××路××里×××號×先生，旁邊另一種筆跡添寫着：午前五時三十五分。

抓着這，我底手馬上停住了，同時感到心頭被罩上了一抹陰雲。臨行前的繁忙和焦燥消失得無影無踪，心情沉靜下去，好像走在通到親人墳墓去的陰森古道上一樣，那上面的我那時的住址是景宋夫人寫的，旁邊添寫着的時刻，却是內山完造氏

底筆跡。接到這個條子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六點多鐘，當上海的電波將要顫抖地向全中國全世界傳送魯迅先生逝世的哀音的時候。

頭一天，十八日，我最後一次離開先生寓所是大約下午五時左右。當時S醫生還在，用平常和先生談話的口氣大聲地說着「不要緊不要緊」但看先生底樣子却非常衰弱，好像不大有精神答話。因為義牙取下了，兩頰陷落下去，使得口部底動作顯得異常吃力，聲音也似乎有些改變了。但我沒有想到這就是永別。

那晚上沒有睡好，精神很不寧靜，到天色微明的時候，朦朧中似乎隔壁的電話在響着（那時我是借用隔壁房東家的電話的），但等我清醒後抬起頭來細聽，又沒有了。這樣地經過兩次，終於睡着了。不知道睡了好久，好像有人在喊，掙起身一看，是女人站在床前說是有人來找，一面遞給我一張條子。搶過條子匆匆一看，一種模糊的不吉的預感通過了我底全身，馬上跳起來跑到前門，站在那里的是認識面孔而不知姓名的內山書店的中國的青年店員。

「周先生死脫啦，請你馬上去，汽車等在外邊……」

像是一盆沸水，像被澆了一身冷水，我沒有說一句話，但即時竄回房里，全身冷得打顫，胡亂地穿上衣服，除了向驚醒了的M說了聲「周先生死了……」以外，我不能說第二句話。

怎樣出門 怎樣上車，現在已經模糊了，只記得由住所到街上的一段路，我和那位青年店員都是用跑步的，但上了車子以後，人反而平靜了，平靜地坐着，沒有注意那向後倒退的清晨的市街，思緒也不能注集到什麼上面，平靜地坐着，好像願意就這樣地被車子載着儘是飛奔，飛奔到無盡的久遠，飛奔到無盡的邊際，但同時又有一個相反的感覺；渴想馬上趕到，也許先生還是含着烟捲沉息地躺在那把破舊的藤椅上面。

然而先生底房間里是一片靜。走進去，望見了先生底面部覆着一幅白色的手帕，靜靜地躺在床上，幾張悲哀的面孔靜靜地守在一邊，我搶到床前，內山老板把那塊白色手帕掀開了，那是使我們感到了無比的真誠和智慧的面孔，但現在却閉着眼睛，昨天顯得動作吃力的口部是永遠地靜止了！我陡地低下頭來，一股辛熱的氣

息衝上了我底眼里。……

大約在一小時以後吧，「治喪委員會」成立了。要我起草一篇簡單的傳記。那時候，不但推辭，連猶豫都是不能夠的，於是和其他的幾個人圍着樓下客廳里先生平日接見來客的長桌子坐下，用我底顫抖的手提起了筆來。當最後寫到「……不管他是否願意，是否放心，身體的衰亡終於壓迫着他底血液集結成的寶貴的文學遺產以及求民族解放求民族進步的神聖的工作留給了年青的戰鬥者們而溘然長逝了。……」的意思的時候，全身底抽搐，全身底顫抖，使我完完全全地沉湮在熱淚里面。

這是悲慟的早晨，到現在快要一年了。在這一年中間，我在先生逝世後不久就計劃了兩件直接紀念先生的工作，連着手都沒有，現在且把那些材料留在敵人炮火下的上海，來到這個也曾受過敵人底轟炸，然而却依然保持着歌舞昇平的氣象的「後方工作重心」的武漢。

臨行前的某一天，曹白來，我們談到萬國公墓底安全問題，說是很想去看一次。時時刻刻都被青年底熱血燃燒着的曹白，馬上跳起來叫了：

「好的，我去交涉來一部紅十字救護汽車，大家一道去！」

這提議使大家興奮了，於是一面收拾行李一面期望地等待。在等待的中間我忽然起了一個想頭：如果去得成功，我們得帶着幾十個麻袋去裝起沙土來堆在墳墓上面，從敵人底炮火保護先生底尸骨。

然而，一天兩天，渺無消息。顯然地，在這樣緊急的時候想借用紅十字救護車是頗不容易的。同時聽景宋夫人說，前些時她會去過，路上非常艱難，五步一哨崗，十步一障礙，單身人都得側着身子走過，而且，到墓地後，望一望就非趕快離開不可。而我們也就匆匆地從上海出走了。

想不到在這里，我們居然有簡單地紀念先生的機會。然而，一連三個晚上，我對着稿紙坐着，一提筆就萬感交集，無法寫出我底紀念先生的心，先生自己在哀悼柔石等的時候就會說過，他懂得了向子期底「思舊賦」爲什麼剛一開頭就完了的道理，而我却幾幾乎連開頭都無法落筆。

67
但柏山底文章寄來了。恰巧當我出門的時候從郵差底手裏接到的。我一面在街

上走着，一面讀，那里面所記的引起了許多記憶，當讀到「我們得用精神的微光和死者的靈魂相抱」雖然是在人行道上，我底熱淚也不禁奪眶而出了。

於是記起了蕭紅的話。她說：「現在大家寫紀念周先生的文章，一定脫不掉，啊，周先生死了一周年了，現在我們和日本帝國主義打仗……一定脫不掉這一套！」

大家笑了，

但過後一想，她底話倒是說出來了一個偉大的真實。一切求民族解放求民族進步的鬥爭，又怎樣能夠不和魯迅先生連在一起呢？先生三十年來的戰鬥路線是新文化運動底主脈，而新文化運動的基本任務是反抗被帝國主義壓迫被帝國主義殘殺的中華民族底悲慘命運。所以，先生底精神和帝國主義是不能兩立的，今天在敵人底炮火下來紀念先生，對先生，對我們，都是難得的光榮。只要這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能夠取得健康的發展，能夠爭到最後的勝利，即使先生底尸骨被敵人炸成了灰燼，我們也用不着悲傷。因為先生底精神將真正地活在自由，平等，博愛的祖國土地

上，將活在自由而幸福的中華兒女們的心里。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深夜）

此
页
空
白

關於鹿地亘

譯完了鹿地君寄來的兩首詩和一封信，心緒總不容易平伏下來。夜未深，紙烟未盡，還是接着寫一點什麼罷。雖然這也許只是我個人底一點隨感，不能作為對於鹿地君的介紹。

鹿地在日本唯物主義的文化陣地裏出現，是一九二六年，據他自己說，比藏原健人要早一年左右。此刻我手頭沒有一文藝辭典，不能說出他底經歷，但自那以後他沒有從革命的文化陣地離開過，却似乎是事實。不過當我在東京的時候，無論是科學研究所，或作家同盟，我們都沒有見過面，雖然他那時負着作家同盟書記長的責任。我們第一次會見的時候倒是在一九三六年春天的上海。

有一天，魯迅先生對我說：「鹿地亘到上海來了，說是想見一見，怎麼樣？」於是約定了時間，而且在約定的時間見面了。地點是內山老板底住宅客室，同坐的還有鹿地亘寄居的主人，新聞記者日高，他向魯迅先生提了些問題，顯然地他底目的是想明瞭中國文壇和文學運動底狀況，但談話却似乎發展得非常散漫，變成隨便的談天。現在只記得一點，他說，日本從前對待文化運動者雖然殘酷，但只要聲明了不參加政治活動，就可以保釋出獄，現在不同了，非得承認在文化活動里面也放棄唯物主義的觀點不可，他自己就是最初地被當做了這樣的槍靶子……

當時我們並沒有問他最近一兩年來在國內的鬥爭經過和怎樣到上海來的，但他却在上海留下了，因為那時魯迅先生已經和改造社約好把中國的青年文學介紹到『改造』上發表，這翻譯工作就委託了鹿地亘和懂得中文的日高，而鹿地亘自己也想翻譯一本魯迅雜文底選集。

原來，中國作品的介紹，是由我提出候補篇名，經魯迅先生決定，鹿地亘和高譯成之後再由魯迅先生校對的。但因魯迅先生底工作繁忙和舊病復發，當時接受

了魯迅先生底同時也是我底一位友人底勸告，第一篇以後，選定和校對的工作就完全由我擔任了。由於這以及魯迅先生雜文底選定和校對，大約在那次見面的一個多月以後罷，我第一次走進了他那時已經和池田幸子同居在一起的寓所，一家外國人底小小的二樓里面。

那以後，差不多每星期有兩三次甚至三次以上的見面，而且每一次至少也得一起工作兩三小時。時間一久，就比較熟悉了，每每在工作之前或工作之餘。我們放縱地談談閒天，如過去鬥爭的回憶、文藝理論，作家或作品的印象，以及中國和日本文壇的怪人或可以消愁解悶的珍奇事件。……但有一次，他談起了他到中國的經過。在監獄里住了一年多，走出來一看，日本社會完全變了。他站在那裏面鬥爭十年左右的陣線潰亂了，舊的戰友，或者萎縮、或者被限制得不能動彈，只有很少數的還在孤軍苦戰……。他失去了崗位，又沒有生活的道路，但他那時候却望見了中國，記起了中華民族底命運和日本勞苦大眾底命運的密切的關聯，於是他想到中國來，就是上海街上走一走，看一看也是好的。恰好一個蹩腳的舊戲班子要到青島上

海來，邀他底學跳舞的妹妹加入，他就要求他底妹妹把他介紹進去。老板綉綉眉頭，說如果他會拆劍，可以臨時做配角，被「武士」攻擊幾下，就一敗塗地，也就是中國舊戲里面的「跑龍套」的脚色。他硬着頭皮答應了，但盤費還得自己拿出。於是他跑去找原來作家同盟底中堅人物，現在經營一種自稱為「左翼」雜誌的作家。那位作家答應了可以借給他十圓，但得請他幫忙。談到這里，他忽然問我：

「你說他要我幫什麼忙？」

「無非是缺稿的時候要你多寫一點。」我根據我底寶貴經驗這樣推測了。

「哼，想得好便宜！他那時候要和人打架，組織了一個暴力團，要我加進去打人呀！」

我吃了一驚，但隨即好奇地問了：「那麼，你答應了沒有？」

「答應了。」

「去打人沒有？」

「有什麼辦法？打了！」

我們一齊哄笑了，但那哄笑里面，却抖動着一道悽慘的寒流。於是她談到在戲班子裏的寒愴生活，以及一個扮女角的男子怎樣和女人一摸一樣，把他當作「戀愛」底對象，拚命地向他追求……

最後他臉色陰沉地結束了：

「是這樣的日本，我再也不想回去了。鬥爭罷，但面孔被他們認得爛熟，動也不能動的……所以到上海來能夠見着你們，不曉得怎樣高興，每每和小姐們（指他底夫人和曾與他同居過幾年，後來離開了，現在漂流在上海的S女士）談到這些，禁不住要流淚呢……」

但中國人的我，對於自己們苦難的前途，也是比較清楚的，所以那時候回答他的，不是鼓勵，也不是安慰，而是一片隱隱作痛的沉默。

到秋天，我們底工作還沒有完成，魯迅先生却突然地逝世了。這對於鹿地也是一個大的變故，但他底工作倒是意外地被放大了：改造社把「魯迅雜文選集」的出版計劃擴大成了「大魯迅全集」。這工作是繁重的，但我們却馬上擔負了起來。做

着這繁重工作的時候，中日間的局勢一天天地更加嚴重了。我感到暴風雨的氣息，一面就心鹿地底命運，於是向他暗示：

「魯迅在，你底地位好辦，中國方面曉得你是同魯迅一起工作，日本方面願意魯迅在國際的地位，不好怎樣，現在可不同了……」

「你底意思是……」他不大了解似地反問了。

「我是說如果戰爭發生了……」

「哦，那時候我一定成爲中國人的……」

但其實，他是又贊成我的耽心的。因爲他底觀察和我底不同，他以爲中國在等待時機，現在還不是最好的時候，不過，他却沒有料到日本帝國主義會瘋狂到這樣程度，離他底推測還只幾個月，不但是決定中國而且是決定人類底命運的大戰終於爆發了。但在上海大戰的前幾天，我們總算把繁重的「大魯迅全集」趕譯完畢，雖然這代表中國人民底戰鬥心靈的最後兩本也許不能在日本讀者底面前出現。

翻譯工作完了以後，他從法租界搬到北四川路去了，預備回日本一次。據我

看，那時候他是有些猶豫的，他想或者在日本人民中間能夠找到崗位，至少想回去看一看國內情形……但不等他上船，上海大戰爆發了。

八月十三日，八字橋底槍聲響了以後，他和他底夫人又從北四川路逃回了法租界。

那天我到蕭軍那里，推開門，他們夫婦睡在地板上鋪着的蓆子上面。他爬起來，用鉛筆在紙上畫着北四川路底兩軍分佈的形勢，興奮地談着，關於他們本身的問題，反而忘記了似的。

因為被周圍的人注意了，幾天後搬到S先生那裏。還不妥當，又搬到了另一個地方。我以為有S先生照料，一定能有妥善的辦法，而且這事情不宜多人知道，沒有探問了。但大約一月以後罷，他又回到S先生那里一次，恰巧我去碰着了。是夜里，他們住在三樓，窗子用布蒙着，不開電燈，在地板上點一枝洋臘，伏坐在地板上的蓆子上面，他拿出用被俘的日本兵士做題材寫的詩稿給我看，低聲地談着戰爭形勢。我望望他，面色蒼白，鬍子好久沒有剃過，山羊似的，天真地笑着說了：

「不能回去了，我寫了一篇文章寄到外國去了，他們一看就曉得是我寫的。別人不會曉得這些情形的。」

但當晚又搬到別的什麼地方去了，上汽車的時候，提着一只箱子戴着夏天用的白草帽……

這樣地大約還有十來天罷，蕭軍來，是說鹿地要我到某處見一見。那是個外國的公寓，但他們住在那里却像老鼠一樣。S先生向政府辦的交涉還沒有頭緒，經濟又困苦得很……。

「其實我是能做一點工作的呢……」他向我說了。我只好安慰他們，說S先生既然負責，一定會有辦法的。不曉得是第二天還是第三天，我就穿過砲火離開了上海。

到武漢幾個月了，戰爭使我和他們隔絕，差不多完全把他們忘記了。但前一個月左右，有一個從南方來的路過武漢的客人帶來了一封木刻家巨君的信，說鹿地逃到了南方，正在想辦法，也望我出一點力。我感到不安了，但馬上回了信，說我當

試試看，不過力量有限，能在南方設法頂好。以後就看到了在「團結」上發表的他向屠殺文化的日本帝國主義抗議的文章，前兩天又收到信和詩稿。

我趕快譯了出來，介紹給中國兄弟們，但我在這裏所感到的心緒的激動，並不是因鹿地君所遭受的困苦和危險，因為，如果他現在還在日本，一定會像幾百幾千的良心的日本思想家文藝者一樣，或者悶着一聲不響，受着精神的磨難，或且被日本帝國主義緊逼地追捕，殘酷地拷問，終於投進黑暗的牢獄裏面，那命運是不會比現在更好的。我的感受到激動，是在另一方面。因為，從這裏，中國的兄弟們可以感到中國人民爭自由爭解放的神聖的民族戰爭是和日本的人民，人類的進步的文化在一起的。中國人民爭自由爭解放的神聖民族主義是有偉大的國際主義的力量在支持的，尤其是當這個力量在敵人內部表現出來的時候，勝利的預感就充溢在我們底戰鬥的心靈上面了。日本政府幾百幾百地逮捕智識份子的事情，離我們也許現得遙遠，然而，在今天，在這裏，日本人民底代言人在說話了，日本進步文化的良心在說話了。因為，像鹿地君，雖然過去和現在是過着困苦顛沛的生活，但他底名字是

閃耀在日本覺醒了的大眾的心里，而且，如果他肯拋棄信仰，離開真理，附和日本帝國主義底狂吠，他滿可以得到寵愛，捧作「花形」（明星）的。無恥的「普羅」作家林房雄，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當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殘酷的砲烟」裏面「誇耀」着「迷沉」着的時候，日本人民的代言人，日本進步文化底良心却向着我們走來了，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中國人民將向這個勝利敬禮，將沿着這個勝利前進。我們祝鹿地君底健康，並且寫上我們底約望，中國的兄弟們是分得清楚「朋友」和「敵人」的。

（一九三八年二月，八日深夜）

寫在昏倦里

據說，哥倫布和他底同志們經過了長期（六個月？）的海上生活，終於跳上了新大陸的岸上的時候，歡喜使他們匍伏下去和土地親吻，眼裏流淚了，當我用了十二天的時光走完了原來只要四天的路程，從小划子踏上重慶江邊的沙土，心頭也禁不住惻惻的跳動。那原因是說不出來的，但不會是歡喜，因為那以前有些朋友已給了我忠誠的控訴。現在想一想，恐怕也并非由於對土地的渴望，而是好容易又回到為戰爭而工作着的人羣裏面來了罷。

然而，由江邊到客棧，恰恰要走過會仙橋，都郵街這條「滬」漢」式的繁華街道、那老牌的熙熙擾擾以及從那中間發散出來的老牌的悲喜氣息，使我先失去了

從江風帶來的清新，感到了一種迷惘，待到跨進客棧的大門，又覺得有一陣什麼撲面迎來，濃濃地衝進了鼻孔和喉道，那就是久已聞名的煤氣。正是在濃重的硝煙裏面，前線戰士們底戰鬥意志才能夠得到昇華，但這「美麗的山城」（這描寫是我從誰底文章里面記來的）底第一擊給與我的昏倦，一直拖着我不曾散去，有時甚至還要加厚。在昏倦裏，我有的只是，無爲。望着許多工作焦急，但自己却拿不出可以叫做力量的力量。有一次，一位蒼白着的朋友苦笑着向我訴苦：「精神打不起，寫不出一篇有意思的文章，成天在撞來撞去，但依然被人叫做作家，完全變成文藝政客了，真是滑稽之至！」我不禁向他大大地表示了同感。後來看見有一位批評家生氣，說文化人應該一個不留地上前綫去，跑到後方來不過是因爲怕死，或者只想鬼混罷了。當時覺得，雖然怕死不怕死，不是只靠文字說得清楚的，但說只想鬼混却并不見得，於是想寫點感想，但接着記起了自己的無爲，不敢動筆了。

不過，雖然無爲，并不是成天和歌女跳舞或躲在防空洞里，除了尋覓口糧以外，有時每天開一個會，有時整天地談話，討論。只是，這些會，這些談話，這些

討論，到底有什麼結果呢？不但事後，連事中都覺得有些渺渺茫茫的事情，人是不會興奮或沉醉的，於是就更加昏昏了。

這情形，自己當然非常慚愧，但頂沒有辦法的是對於別人的盤問，有好心的編輯先生，也有并不做編輯的好心的朋友，但在他們底眉眼中不約而同地露出着類似的責難：

——沒有看見你做一點工作，到底在幹些什麼呀？

每碰到這樣的場合，除了用狼狽的笑臉抵擋過去以外，一面也就痛苦地記起了，自己只是昏昏沉沉地在浪費時間。我們底哲人說：浪費別人的時間等於謀財害命；那麼浪費自己的時間不就是等於自殺了麼？當敵人舞着屠刀在你底週圍殺人放火，逼着和你相關聯的人們以及你自己在他底屠刀前面跪拜的時候，「自殺」從你自己說來是可恥的逃避，從和你相關聯的人們說來就更不好聽了，是對於戰鬥的背叛。在一個大的戰鬥要求統一了生活萬象的現在，我們是沒有權利把生命當作私產，「自由」消費的。

就在這樣的心境下面，我掙扎了無數次，和拖着我的昏昏奮鬥，但說來慚愧，每次都是全軍覆滅地敗北了。說是有一種叫做敗北情緒的東西，它能夠在戰鬥立體底內部幫敵繳械，看來我底情形頗有些相像了：假使不願意只說些空話，要對現實有所披示，那當然得本於痛切的見聞，且爲着鞭策，但我覺得，無論是熱罵或泣諫，那只能是蚊蚋在巨象身上的一刺，不會有什麼反應，而且，這聲音是否有走出去的可能豈不是也毫無把握麼？……所以，每次對着白紙的時候，總喚不起自信的心緒，照例祇是讓那點原定的意思在腦袋里跑一通馬就完事大吉。

這是不妙的，如果說「恭喜發財」之類要不得，老是你抄襲我我抄襲你也要不得，那麼，裝死就更娶不得。爲了求救，有時試向和我一樣地也有點像「文藝政客」的朋友探問：

——怎麼樣？工作得很好罷？

——那里呵，倦得很，手都抬不起來呢！或者：

——工作？悶得吐不出氣來呀！

唉唉，這就着了！但到底因為阿Q被槍斃了十餘年，并不能因為發現了「同志」就會輕快，反而覺得不只是拖住我一個的這昏倦更可惡了。

聽見別人說過，在俄國革命中間，詩人們避着那暴風雨高歡狂舞了，但一進到「灰色的」建設時期，有些却漸漸瘖啞，只好在那上面碰死。我想這是實情。關於前者，除了那些現在還可以看到的烈燄似的詩篇，在我手頭現有的「蘇聯詩壇逸話」里面，就有着這一種的描寫：

……在咖啡店里，在私人住所中，在工人俱樂部里，在演講會中，在露天廣場上，在會議的開幕時候，人們都唸着詩。在一個汎勞動聯合會議的開幕的時候，在對幾個詩人拍掌之後，會場上的人們把這政治的討論會一變而為詩歌的晚會。人們聽到一切語言的詩……從俄羅斯語到韃靼語，從猶太語到耶古特語。……在俄羅斯的這種詩歌的沉醉，也可以用這大衆的突然的覺醒來解釋，它很使人想起黑人的舞蹈：在鞞鼓的有韻律的擂聲中，黑人一直舞到氣盡力竭為止。……

那被這巨大的羣衆底光景所騷動，被羣衆底熱忱和那互相口傳而廣大的口號所感動的革命底詩人，終於在他的詩歌中反映出一個向前進的革命底熱情。通俗而有突感的韻律來。……

關於後者，我們當還沒有忘記，S·葉賽寧把自己底頸項套進了活結，V·瑪雅可夫斯基把一粒槍子打進了自己底腦袋。

未必我們也走了一個我們底灰色時期麼？

當然不是的。敵人還在我們的土地上猖狂，在長得歷史從未有過的戰線上擴大着犯罪的行爲，以千萬計算的我們的人民正在遭難受死，以百萬計算的我們底將士正在流血獻命，而前線的，後方的，在敵人暴力下面的，以萬萬計算的中國底兒女們正在堅定地，至少也是抱着一個願望：戰鬥！勝利！痛苦，歡喜，仇恨，理想……這一切匯成了一個浩漫的大洋，我們正是在這裏面游泳。現在還是暴風雨來得厲害的時候呢。

但我們都在這裏昏倦了。難道戰鬥的興奮，戰爭的苦樂，只能夠在敵人底炮火

所及的前線才有的麼？

但請諸位不要誤會，以為我是說我們底民族戰爭應該和俄國革命一樣。不是，這兩方面的情形是有着很大的差異的。但敵人所預備的囚衣既是爲了全中國的人民，我們所使的力量也是全中國的人民，那麼「地無分東西南北」，對於已經正在，將會覺醒過來的人民底力量，底色彩，底呼吸，底衝激，我們就不能不感到渴望了。……

我們應該能夠像黑人似地舞蹈。「一直舞到氣盡力竭爲止」。一個人舞了起來，千千萬萬的人舞了起來，到抬藤轎的轎夫和背石頭磚塊的小童都參加了舞蹈的時候，我們就會得到「向前進的革命的熱情」，而敵人想加到這「五千餘年古國」的中國頭上來的枷鎖，一定會被打得粉碎了。

如果真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我們底精神戰士就不應該也沒有權柄在昏倦里面漸漸地殞死。

祖國呵，即使真像瑪雅可夫斯基所說的，改變自己的工作心境要「比攻取幾千

個巴斯緙監獄還難」，然而，爲了你；我們底生母，我們底搖籃，我們底死地，我們非從這昏倦中間突出，把這個昏倦的罩子一鎚一鎚的敲碎不可！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九夜重慶）

斷章

然精神界之偉人，非遂即人羣之騙子，輾軻流落，終於失亡……

——魯迅

去年冬，我到重慶之後，L君告訴我：魯迅逝世二週年的時候，北方的××也開過紀念會，被他在死前痛罵過的×××大演其說，倒是所謂魯迅底親信門徒們，反而毫無動靜……言下大有不勝慨嘆之意。

我聽了默然，也有不勝慨嘆之意。

但這并不是替「魯迅底親信門徒」慚愧，因為，這說法原是對於先生在晚年比較接近的戰友們的嘲諷，且是在先生死前的一些戰鬥裏面有了淵源，而他們在今天，

90 或則翻戰，或則飄零，甚至或則退伍，正是經驗着這個偉大的歷史時期底試驗，正

像其他的在戰鬥裏面的人們一樣。

我以為，先生三十年間所開拓的，正是今天的真實的戰鬥者們底道路，有那些堅貞的戰鬥在，就不能說紀念先生者無人。但想到戰鬥的路還如此艱難。或則阻塞，或則褻變，就不能不有「軾軻流落」之感了。

回想逝世當時的哀悼底洪潮，是曾使許多人驚倒了的，甚至使得有人想把先生底名字搶作商標。

其實，那是由於「先生所背三十年來的工作所散佈的火種」，和商標主義是頗不相通的。不能夠背起先生的黯黑的歷史担子，不能夠有「革命之愛在大衆」的聖者心懷，不能拿着投槍走入「無物之陣」，你就不能從那哀悼底洪潮里面汲取什麼東西。果然，雖然當時幾乎演成了像先生所嘲笑過的，在死尸前面打架的喜劇，但會幾何時，也就各自走散，拉倒了。

但當然不能說紀念先生無人。「石在，火種是不會滅的」，火種在，就會放光吐焰。在今天的光榮的民族戰爭裏面，那些堅實的戰鬥者們，直接間接浸過先生底精神的哺養的，當不能用限定的千數萬數去計算，而能夠忠誠地服務戰爭的文藝工作，那主脈不是和先生底生命息息相通麼？

所以，真實的紀念方法之一，是流佈先生自己底著作，因為那是能夠生火種的石，是能夠放光吐焰的火種。

幸而有夫人景宋女士和一些友人底可尊敬的勞力，全集出版了。

但不幸的是內地很少看到。我常常碰到知人們底熱心的詢問，每次都要感到微小的傷痛。好像要特別證明傷害了先生的，大力的「出版家」能夠有鞭尸的力量一樣，全集到內地來的權利被活活地剝奪了，似乎「魯迅全集」和「抗戰文化」毫無

然而。「我以我血薦軒轅」。這句在先生將要開始從事文學的青年時代的誓言，到晚年就成了「我好像一隻牛，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血」，的結語。正是爲了祖國，他獻出了他底一生。

「故無流血於衆之前者，其羣禍矣；雖有而衆不之視，或且進而殺之，斯其爲羣，乃愈益禍而不可救也！」

「進而殺之」，即已經逸去了時機，現在只有努力使「衆不之視」了。

但我却相信東北人民底諺語；「紙里包不住火！」

魯迅底一生是爲了祖國底解放，祖國人民底自由平等而戰鬥了過來的。但他無時無刻不在「解放」這個目標底旁邊同時放着叫做「進步」的目標。在他，沒有爲進步的努力，解放是不能達到的。……

這是我在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時說的話（「關於魯迅精神的二三基點」），現在再讓我回憶一次罷。

而且，在今天，我們還可以把解釋更推進一步：在先生，解放正是爲了進步，不要進步的人終於會背叛解放。汪精衛及其羣醜證明了後者，但不願做奴隸的全中國人民底戰鬥一定要使前者成爲創造新中國的真理。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四日重慶

此
页
空
白

棘源村斷想

一、關於醜角

前些時看地方戲劇研究表演，重見了好多年不見的醜角底形象。這幾個戲並沒有醜角的正戲，他們底出場只不過做醜角，插科打諢一下，湊一湊趣罷了，但我却看得很有味。回來就想查一查關於醜角的事情。

不過，對於戲劇史，猶之對於文學史一樣，我是完全外行的，所能夠查查的也只有手邊的一兩本現代人底書。

……幫閒，在忙的時候就是幫忙，倘爲主子忙於行兇作惡，那自然就是幫兇，但他的幫法，是在血中而沒有血跡，也沒有血腥氣的。

譬如罷，有一件事，是要緊的，大家原也覺得要緊，它就以醜角身份出現了。將這件事變為滑稽，或者張揚了不關緊要之點，將人們的注意拉開去，這就是所謂「打諢」。如果是殺人，他就來講當場的情形，偵探的努力；死的是女人呢，那就更好了，名之曰「豔屍」，介紹她的日記。如果是暗殺，他就來講死者生前的故事，戀愛呀，遺聞呀，……人們的熱情原不是永不弛緩的，但加上些冷水，或者美其名曰清茶，自然就冷得更加迅速了，而這位打諢的脚色，却變成了文學者。（辯開法發隱）。

這大概是所謂「小醜」罷，莎士比亞在「漢姆萊特的悲劇」里面，也曾假漢姆萊特底嘴罵過：

……演醜角的人除了劇本規定的以外不要再多說，因為他們有的只顧自尋開心，引得一大部份愚蠢的觀衆發笑，而那時候劇中正有些必須嚴重考慮的問題，這是頂討厭的事，表示出這醜角之頂可憐的愚妄。（第三幕第二景）

漢姆萊特到底是一個自作聰明的傢伙，居然說醜角「愚妄」。其實，他何嘗愚

妄呢？伶俐見機得很！不信，不妨再引一段：

……：假如有一個人，認真的在告警，於兇手當然是有害的，只要大家還沒有僵死。但這時他就又以醜角身份出現了，仍用打諢，從旁裝着鬼臉，使告警者在大家的眼里也化爲醜角，使他的告警在大家耳邊都化爲笑話。聳肩裝窮，以表現對方之闊，卑躬嘆氣，以暗示對方之傲；使大家心里想：這告者原來都是空假的。幸而幫閒們還多是男人，否則牠簡直會說告警者曾經調戲她，當衆羅列謠辭。然後作自殺以明恥之狀也說不定。周圍搗着鬼，無論如何嚴肅的說法也要減少力量的，而不利於兇手的事情，就在這愚人和笑聲中完結了。她呢？這回她倒是道德家：（幫閒法發隱）

能夠把血案弄得「沒有血跡，也沒有血腥氣」，也能夠毫無根據地反而把告警者變成兇手，這那里是「愚妄」的角色能夠辦到的。這樣的「文學家」或「道德家」，不但不「愚妄」，而且也決不會「狂妄」，即「不聽話」，這是可以使講究公道的公正人士放心的。

但小醜之外，還有一種叫做「二醜」的角色。

……他所扮演的是保護公子的拳師，或是趨奉公子的清客。……

他有點上等人模樣，也懂得些琴棋書畫，也來得行令猜拳，但倚靠的是權門，凌蔑的是百姓，有誰被壓迫了，他就來冷笑幾聲，暢快一下，有誰被陷害了，他又去嚇唬一下，吆喝幾聲。不過他的態度又並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過臉來，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點，搖着頭裝着鬼臉道：你看這傢伙，這回可要倒楣哩？

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因為沒有義僕的愚蠢，也沒有惡僕的簡單，他是知識階級。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長久，他將來還要到別家幫閒所以當受着豢養，分着餘炎的時候，也得裝着和這貴公子並非一伙（二丑藝術）。

這二醜，在浙東叫做「二花臉」，在我們鄂東叫做「三花臉」，不知道為什麼降了一級，但性質却是差不多的。不過，我們覺得還可以有一點新的解釋。例如：

這所說的「最末的一手」，有時候也會改作「最先的一手」的。像：他呀，也有一點兒缺點，我也看不慣的，但你說說他麼？我親眼看見你偷他的東西，把他施給窮苦人的白米飯搶回去餵了豬的，你這個自私自利的王八蛋！你這個害羣之馬的賊骨頭！

但這一手，說是爲了「將來還要到別家幫閒」，所以「裝着和這貴公子並非一伙」，原是很對的，但似乎比這還有更陽性一些（更陰性些？）的場合。他不是「上等人模樣」的「知識階級」麼？所以要現得頗爲公正，這「欲揚先抑」的一手，就可以使得他底話似乎是天下最不偏私的批評，人間最有節操的輿論。他有時候並不以爲他所靠的是冰山呢。卽令覺得所靠的是冰山，也會相信在那崩裂之前他已經由人間樂園走上了天上樂園。當然，我是指一些年高德厚的人說的。

以上只能算是抄襲，實在不好意思，下面找想說出一點獨創的「心得」。

大家都以爲凡丑角都鼻子上塗有一塊白粉，模樣很滑稽可笑。我覺得這是過於看重「形式」的「形式主義」的錯誤。在實際的人生劇團里面，有穿着袍褂常禮服

的，道貌凜然的丑角，也有穿着西裝革履的，風采摩登的丑角，而且大半還是呈着色澤的，團團的面孔。怎麼能夠機械主義地以爲他們一律在鼻子上塗一塊白粉呢？

曾經看過一張叫做「藍天使」的影片，主角是赫赫大名的E. Janings，他先是一個莊嚴的教授，爲了學生到歌舞團去游盪，親自跑進那里巡視去，却不料反被女戲子迷住了，弄得自己失掉了教授位子，到那歌舞去「下海」。做什麼？做丑角！但結果却很慘，當他在台前從帽子里面變出一隻鴿子，或者讓人把鴿蛋在腦門上敲碎，一面給蛋汁流在臉上，一而咯咯地學着鷄叫，使看客大笑的時候，他底愛人却在後台和新的客人大調其情。後來呢？後來氣腦而死。

這是丑角底悲劇，但實際上的丑角恐怕很少有被「整」得這麼慘的。他們底愛人不一定這樣沒有節操，只不過或者脾氣古怪一點，例如閨房里面也要他扮演丑角的嘴臉，或者雖然實有一個或一羣外遇，但在他看來，那正是「My queen」底光榮，倒是覺得可以驕傲的。世事不能全用我們的封建頭腦去推斷。

也是前些時，曾經讀過一篇短文，說抗戰既不能是可笑的喜劇，也不能是可哭

的悲劇，所以作者希望在這個勝利年間一齣戲也不上演。那末，既然戲都沒有，那抗戰陣容裏面當然不會有丑角底份了。

至於文藝，當然要寫喜劇，也要寫悲劇，但文藝事業本身既不會是可笑的喜劇，也不會是可哭的悲劇，文壇上也應該不會有丑角出現的。

二、印象論

甲要毀壞乙，而且實際上已經在各方面狠狠地毀壞了乙。

丙是乙的熟人並不覺得乙可惡。

於是甲向丙說：現在，大家對你的印象倒是很好呀，你可以好好地利用這個機會做一番工作呀……

意思明白得很：你得附和我，至少也不要同情乙，要不然的話，哼，你的飯碗，你底「第二生命」……；就操在我底嘴上，乙就是例子！即小見大，可以把這當作一個公式，應用到較複雜的問題上去。你如果把這「印象」換成別的名詞，例

如「輿論」之類，也可以。

三、另一種阿Q精神，或者叫做「量決定質的哲學」

阿Q被人打了，就說；是兒子打了老子，於是，精神勝利了。

作家M君，說他發現了粗粗一看似乎相反，但其實也是一種阿Q精神的東西，他很想寫了出來。

某甲（比方說他的主人公叫做這個名字）哭着臉向人說：某乙侮辱我呀，說我是婊子養的呀，他還抓着我的頭在馬桶上碰頭呀：我受了侮辱做不得人了呀……。于是遇人便哭訴，後來遇着路人也哭訴，後來甚至對着樹木也哭訴，對着石頭也哭訴。

自己底母親被人說是婊子，自己被人按在馬桶上碰頭，這是精神上肉體上的奇恥大辱，誰也不肯接受，甚至遭受了也不願意聲張的。現在某甲這樣哭訴，甚至哭訴得這樣多，可見他實在是受了某乙底侮辱。誰願意讓中生有地侮辱自己呢？

于是某乙就有口難分了，即令他有天大本事，使人相信他沒有這樣做過，但輿論還是要同情某甲的。大家不明明白白地看見，他從自己的嘴里受了某乙的太多而又太多的侮辱和損害麼？不是明明白白地看見他從自己的嘴里給某乙佔了太多而又太多的便宜麼？

「這能不能算是量決定質的哲學在『民族形式』上的應用呢？」M君問。

我搖搖頭表示不知道。

M君還說：他打算使某甲（他底作品里的主人公）把他自己虛構的挨罵和挨打的詳細情形做成長長的電報向各方知友及文化界發出去，不過他還拿不定這樣寫起來是不是合於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云。

一九四〇、十一月、十七夜

于棘源村之落荒土屋

此
页
空
白

棘源村斷想（其二）

一．齊家之道舉例

棘源村四邊是列高山，山那邊就是劉家村，M·住在那裏，因為窮亟無聊，常常翻山到我這土屋里來聊天。有一天他告訴了我一個故事。

劉家村有一個紳良，全村唯一的紳良，不但土地多，全村農戶都靠他吃飯，而且開了一個大店子，做着全村買進賣出的生意。店里原來有幾個得力的伙計，不但都能幹，肯做，而且也非常忠心，但這個紳良有一羣兒子，雖然因為不成器，早給紳良分出去另居了，不過父子間還是維持着血統的感情。兒子們是忘不掉父親底財

面，父親是，覺得自己底兒子總是自己底兒子。這里花頭來了！兒子們聯合起來用各種方法動搖父親，伙計們偷了店子底貨物啦，他們背地里反對老板啦，他們甚至還要把老板謀死，好趁混水摸魚啦……於是，紳良害怕了，把伙計辭退的辭退，罵走的罵走，叫大兒子一家來替他管店。但過不幾天，發現了每天收入的錢大半都給大兒子拿去了，於是把大兒子一家趕走，叫二兒子來管。但過不幾天，又發現了二兒子和他底哥，原來是「魯衛之政」。於是趕走二兒子，叫來三兒子，於是趕走三兒子，叫來四兒子……現在，雖然因為紳良底土地多，資本厚，表面上還是照例開着，但恐怕不久會被那些兒子括得不剩什麼的。而且，頂壞的是，他們還背着老頭子向鄰村底大紳良大借其錢，各人都把老頭子底某一部份的土地作抵押，只等鑼（註：他們老頭子底出喪鑼）一響，就改立正式契據。

「雖然你總是反對，但我還是相信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的。不過這樣的「齊」法却實在要不得！」M君最後沉思地望着我。

「你以為有比這更好的「齊」法麼？」我反問了一句。他呆了一會回答不出來。

但臨走的時候有把握地對我說：「你不要高興，以爲我敗了。家庭是立國之本，這道理是千古不移的，問題只在辦法，也就是所謂技術問題。讓我想一想，過兩天一定答覆你。」

二、一個母親底過年法，以及由這引起來的風波

這時候，剛剛過了陽歷年，接着又要過陰歷年了。如果口袋里有比較多的錢，實在是非常有趣的。——我說比較多的錢而不是說很多的錢，只爲很多的錢的人一年到頭都在「過年」的。

在過陽歷年的時候，K先生告訴了我一個故事。他有一個朋友底太太，她底兒子剛剛會走路，過年的那一天，她喝了一點酒，却高興了起來，把兒子抱在椅子上坐着，狂笑地叫着：「寶寶長大了，長成一個大人了……。」

「真見鬼，居然有這樣混蛋的女人！」K先生忿忿地結束了他底話。

「你老先生怎麼了呀？這不過是表示爲母者的高興和希望，情緒是很美的，轉

喝反面罵起他來了？」我笑着問他。

「哼，你還不知道呢，她是後妻，前妻遺下了一個兒子，已經成人了，我那朋友本人不事生產，就靠這個老實而又能幹的兒子做點小生意維持一家的生計。這一個混蛋女人，說完了那些瘋話以後，就宣佈他自己底兒子能夠接手做那個生意，拿起棍子把前妻的兒子趕走了！你想想，看我那個朋友今年怎樣得了？」

K先生居然忿忿地沉着臉，好像正在替他底朋友着急似的。

但我和在座的其他的人，對於這「和抗戰無關」的家庭瑣事都感不到興趣，於是談起各人故鄉底過年習俗來了。我說，在我們鄉里，要在門口的照牆上或樹上貼一個「對我生財」的紅紙條子，大年初二出門就看見這個條子，於是這一年就會大發其財了。說四川也是這樣，但今年却一張也沒有見到，可見抗戰使人民「飛躍地」進步了。

但在座有一個專愛殺風景的家伙，馬上起來反對我！「這是過陽歷年呀，等過陰歷年的時候你看看！」

說完了他還高興地大笑，表示非常得意。

對着他這樣沒有民族自信的，幸災樂禍的態度，我和在座的其他的人都很生氣，馬上把他趕出門外，不要他參加當天晚上慶祝勝利年的聚餐會。

三、（遺天）

此
页
空
白

「舉一個例」

曾經有一個時候，有人提出過「不是國防文學便是漢奸文學」的主張，但其實那時候真正「漢奸文學」還是少見的。戰爭爆發以後，情形不同了，像張露薇，周作人，劉呐鷗，穆時英幾位，都先後變成了「皇軍」的寵臣。不過，文人雖然「投降」了，却并不一定就有作品，這里面，除了張露薇捷足先登，是靠題名「投降」的「作品」進身的以外，其餘三位都是「投筆從政」的。而且，劉、穆二位，由於還有不懂「東亞的和平」的中國「匪徒」，早已完成了不「和平」的「最後」，只好去魂遊三島，更沒有用筆的機會了。

但當然，南京既然有在屠伯底刀斧旁邊啃人骨頭的「國民政府」在，漢奸文學

就會有「作品」也有「理論」的。「理論」，我在奴才報紙底副刊上就看到過「和平文藝運動的幹部問題」的大文。雖然連文法都大半欠「亨」，但我們依然得承認它是「理論」。要向這種「理論家」要求文字通順，那就只有怪你自己發昏。至於「作品」，依照我們底批評家和編輯家底慣例，只把老作家底作品算是作品，只從老作家底作品里面去看文藝精神的主流，那也是可以找到的，我就在七月號的「改造」上找到了老詩人雙照樓主，現在是「國民政府」主席的「汪先生」底「述思」。

述的是什麼「思」呢？原來這位用叩頭和賣身去向敵人追求「東亞和平」的中國志士被一些用劫畧和屠殺來向我們實現「東亞和平」的日本志士從河內迎到日本船上，向上海駛去的時候，也不禁有感，吟起了詩來。前四句是詠景的，不去管它，這裡抄下面四句：

良友漸隨千劫盡

神州又見百年沉

淒然不作零丁嘆

檢點生平未盡心

這第三句做的是「翻案文章」，因為，他那時和文天祥底「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里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漢青」的心境不同，死固然是報國的最後一剎那，但如果報國只要一死就可以，那未免太簡單了，所以應該考慮考慮，云云。

想一想罷，當千百萬的中國人民忍受了殘暴的敵人底屠殺和污辱，當千千萬萬的英勇的中國兒女爲了民族底生存和氣節，爲了子孫底幸福和自由，正在用生命和民族敵人血戰的時候，居然有人想偷偷地跑到敵人方面去，說要比那些「爲國家盡忠，爲民族盡孝」的英勇的已死者，願死者，敢死者更要愛國；如果不是天下最無恥的東西，是不能夠說出口來的，把這些最無恥的詭辯寫在里面的「詩」，當是天下最無恥的「作品」。「應該考慮考慮」，好的，考慮的結果是，乖乖地匍伏在敵人底脚下，大量地寫些勸降的傳單和宣言，和敵人底炸彈一起投向不肯屈服的中國人民和未被蹂躪的中國土地。好一個「生平未盡心」！

但在他自己，這當然是一個天大的幸運。「神州又見百年沉」，不如此就要同

歸於盡，「良友漸隨千劫盡」，不如此就要成爲「孤家寡人」，現在好了，不但在「皇軍」底刺刀保護下面能夠有一尺土的「立命安身」之地，而且，還可以用黃土砌起一個有羣偶朝拜的小朝廷。由河內到上海，就是這個幸運底開端，在受寵若驚的「真乎幻乎」的迷糊心境下面，當然難免有感而且吟詩了。——「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初承恩澤時」！

難怪那個輪船底老板把那隻輪船底銀製模型送給他的時候，他要恭敬地陳設在客廳里面。這是多麼可懷念的「初夜」啊。

這就是這位「報國」的「志士」底「報國」的心懷，這就是這位「報國」的「詩人」底「報國」的「作品」。

連認賊作父的漢奸都會用「報國」之類冠冕的名詞來替自己掩飾，那我們對於那些用「抗戰」，「民族」的說法以遂其陰私之徒底行爲就可以恍然大悟了。「開卷有益」這句話實在是真理，連漢奸文學都能夠使我們有心得。

秋窗散記

第一個故事，也算是序

前些時調查過戶口以後不久的某日，忽然又走進那個黃土布制服的，國民兵模樣的同志，又叫名遞給我一張油印表格。我以為是要在戶口表上補貼照片或補打手印的，但接來一看，却是一張待填的歸僑調查表。在香港住了些時居然被列進了華僑里面，常常想起來覺得好笑，但要填調查表却是高興的，因為說不定可以拿到每名十八大元的救濟費。果然表上就有經濟狀況并分註動產、不動產的一欄。這好填得很！兩個「無」字。但接着的一欄是，「技能」。技能？我有什麼技能啊？於是記起了一件往事。還是在武漢的時候，大概是文協罷，給作家發下登記表，那里面就有和「技能」相類似的一欄，我填不出，但蕭軍却毫不思索地填上了四個字

：「會放大炮」！老實說，我當時對於這個砲兵底洋洋得意是羨慕得很的。那一次不記得是怎樣敷衍過去了，但現在却馬虎不得，上面就有要做什麼職業的一欄，說不定要根據「技能」分配「工作」的呢。想來想去想不出，於是只好向那位同志求救：

「我只讀得懂字，也能寫字，這算不算技能呢？」

「當然，當然，這算得技能，百行都是技能，哪有算不得的道理！」他連連地說，好像回答慢了一點就要負什麼責任似的。

於是我不放心地寫下了四個字：能讀，能寫。

但那位同志把表格拿去了以後就不見再來，不知道是我的兩個「無」字不能使人見信呢，還是「能讀能寫」不能算是「技能」，總之，我當時所希望的十八大元救濟費和分配工作之類是渺無音訊了。然而，有時也就想，既然讀得懂字也能寫，何不讀一點寫一點，或者就直接了當地把讀的寫下一點拿去投稿呢？不是聽說有的編輯先生也會偶爾在缺稿的時候採用投稿，而抄抄摘摘也可以成爲著作的麼？對，

這想法不錯，於是擬定了「讀後亂寫」的總題目，預備實行。

但直到開筆的時候，却發現了這題目原來要不得。現在是講求「中心主題」和「寫作技巧」的時代，編輯先生一看到這題目就要丟到字紙簍里去的。那麼，改做「秋窗散記」罷，這不但用字用得好，如果碰上了運氣，說不定還會被編輯先生列進散文詩里面。波德萊爾不是就有一首叫做「窗」的散文詩麼？而且，也更合於現實主義的精神：我確是坐在窗子下面，現在也確已到了秋天，這和那沒有到過地獄而寫出了「地獄篇」之類的作家底「說慌」是完全不同的。

不過，也祇能寫到那里算哪里，寫下一條算一條，集成一本書的希望恐怕很小。因為讀得少，有的也實在讀不懂，寫的本領壞，有的也實在寫不出。還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一定寫的亂。腦筋不行，思想沒有一點系統，要把別人底話整整齊齊地分類，例如治國類、齊家類、造句類、描寫類，……之類，實在沒有這種本領。

觀念論者及其對手

在羅曼羅蘭底「魂與死的搏鬥」(李健吾譯)第九場，展開了一個雄壯的精神底進攻和反抗。一個是政治委員會委員，一個是要毀掉政治委員會底「非法的判決和血的統治」的大科學家兼國約議會議員。前者勸告後者要「記住爲未來犧牲現在」。但後者的答覆是：「爲未來犧牲掉真理，愛情，一切人類的道德和自尊心，等於犧牲未來。正義不在壤土上面生長。」

於是，前者——恐怖統治底代言人只得「開誠佈公地談談」了。

「……我們全研究科學。我們兩個人全曉得大自然的法則無情。牠不關心什麼感傷主義。爲了完成牠的目的，牠把人類的道德踏在腳底下，目的就是道德。我要目的。多大價錢我也出。價錢，不由我定。我只接受。我和你一樣厭惡，也許比你還要厭惡那些狡猾和流血的人。我比你還應該同他們肩比肩地活

下去，我厭惡他們天天叫我簽字的暴行。但是，我並不以為我應該拒絕簽字，拋棄行動，因為行動弄髒了我的手。我考慮的是戰爭的目標，不是戰爭。爲了人類的進步，不妨醜惡，——甚至於需要罪惡，就不妨罪惡一下。」

這氣魄是了不起的，但問題是在於這是不是爲了科學家在前面所設的「真理」，所以後者——恐怖統治底反抗者依然反抗了：

「我明白你，喀爾魯。我決不譴責你缺乏憐愍，我同你一樣不相信感傷主義。不過，我也不相信觀念論。而且年紀比你大，我對於人類的進步已然失去了信仰，我是一個學科學的，不會毫無保留。就相信我們一個假定（因爲也只是假定而已。）假定雖說拚命諂媚人類的天才同熱烈的希望，我也不肯就把牠看做祭壇上一尊神，用犧牲的血腥氣息過活，對於我，只有生命：只有現在的生命神聖。」

這「對於人類的進步已然失去了信仰」的信仰當是指的對方底「觀念論」罷，因爲，他所說的「現在生命的神聖」並不等於「苟全性命」：不但「我拒絕了爲我

的性命犧牲別人的性命」，倒反而堅決地犧牲了他自己的性命，「只要牠肯做一個自由的靈魂的榜樣 反對一個懦夫暴徒的卑鄙的時代」。

到這裡，却出現了意外的場面，恐怖統治的代言人拿給他的不是逮捕令而是替他們夫婦預備好了的假名假姓的護照，連馬車位子都已定好了，要他們即刻逃走。這是連恐怖政治底最高統治者「廉潔的」洛布斯比爾都已事先默許了的，因為：

「……你的死妨害我們，顧爾茹及希耶。共和國抗着你的屍首，決無快樂可言。牠太沉了。幫幫我們的忙，帶牠走罷！委員閉着眼睛不看。你可別逼我們再把眼睛睜開！別叫人獸住你！大家決不會原諒你的。」

這是在最後 判面前的懺悔更爲激情的，但也只有是爲了一種「觀念論」的恐怖統治者才能夠這樣：他還是爲了共和國（雖然不過是主觀上自以爲的共和國），他曉得屍首底沉重，他曉得「共和國」抗着這沉重的屍首決無樂觀可言。如果是連一種「觀念論」都不爲的恐怖統治者，像希特勒和羨慕他羨慕得口角流涎的人們，那就積屍如山也不過是一堆塵芥，因爲他們根本沒有所謂共和國，更感不到屍首底

沉重，又哪里有共和國抗着沉重的屍首就決無快樂可言的問題呢？

但那對手也真是對手，他決不肯幫幫忙，却把那假護照送給了他底情敵，一個正被追捕着的吉隆德黨人，自己却平靜地甚至熱情地接受了上斷頭台的命運，偏偏要共和國把他沉重的屍首抗到肩上。他何嘗是像對方所說的「自私自利的人！你送你送禮，還祇是爲了自個兒！」呢？但這種狠毒的反攻也只有對手還能夠是爲了一種「觀念論」的恐怖統治者才能成爲敵手，至於連一種「觀念論」都不爲的現代英雄們，這反而是一個省掉了追獵之勞的便宜的勝利，「生平獵人如獵狗」原是他們底唯一的職業呀。他們根本沒有什麼「爲未來犧牲現在」的未來，即使是一個僅僅主觀幻想上的未來。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一種叫不出名的戰術

房門外緊地響了一聲，一個人影子竄進了大廳，但馬上又竄了出去。我以爲是

派儀的。跑出去一看，桌子上果然有一張紙，但却不是報，翻開來，原來是油印。那前面畫着一個坐像，雖然醜得不成樣子，但一眼就曉得是觀世音菩薩。她坐在蓮台上面拿着塵拂，頭上是——敘述麻煩，還是照抄罷：



道後面是

關聖帝君親筆寫來的

觀音大士大慈大悲垂念今年人民要死去一半

普渡真經可免未劫之災傳送十張可免一人之災傳送百張可免一家之災傳送千張可免一方之災有人看過而不傳後做事麻亂天津法租界梨棧大街永記張成元抄錄傳送各省府各縣在八九月死人無數到十月鷄不啼狗不叫半夜妖怪在外叫喊不寧千萬不可答應恐防妖怪作亂今年五月五日午時天上瘟神下界查看凡間善惡敬拜明食素齋力行善事者可免八月間災難：

接着就出了關聖帝君發下的藥方和服法，并「用硃砂點在門上」；讀者不會要吃關聖帝君發下的藥方的，不去抄它，再看就是「獨言」四句：

一愁瘟神不安寧 二愁山東一掃光 三愁湖廣水連天 四愁四川起狼烟

下面還有「天上王帝第三宮下降」的一段，比前面還要長，甚至說到「天上牛頭馬面下降」，「降落三條鉄蛇」，更現得鬼氣森森，但意思還是一樣，也不去抄它，免得別人說我故意騙稿費。

這樣的玩意兒，平常得很，我小的時候就看到過幾次和這相像的傳單。不過這

平常的東西里面有一點不平常的東西在，那就是：四愁四川起狼烟。「四川起狼烟」，明白得很，那就是我們首都所在地要發生戰亂了！日本人常常在廣播里面散播謠言，說中國什麼地方在反抗中央了，什麼人要自立爲王了，現在這油印就是敵人在中國內地發行的這類謠言底大衆版。「天津法租界梨棧大街永記張元成抄錄傳送各省府各縣」的目的在此，「傳送十張可免一人之災，傳送百張可免一家之災，傳送千張可免一方之災」的目的也在此。原來「孝悌忠信心常記」「禮義廉恥不可忘」的糖衣所包着的是這麼一塊砒霜！

巧妙的是它底戰術。它掩護在對於奉行了幾千年的好道德的面貌里面，掩護在不但不懷疑不遭禁止，而且還受到保護受到歡迎的迷信行動里面。所以它做得毫無顧忌，大搖大擺「既不需要羅斯福先生底四大自由之一的言論自由底保障，也無須害怕從希墨兩位好漢來的言論統制底束縛。」

可惜我叫不出這樣戰術底名目。

其實這種戰術也並不新，在中國不但「古已有之」，而且「如今爲烈」的。

君不見那賣水果的乎？他喊着「灌陽梨呀！真正灌陽梨呀……」不信，他削一個給你嘗嘗，確實味甜水多，順氣化痰。但如果外行的老實人真地大包地買了回去，就會發現除了表面的幾個，其餘的嚼在口里都像木屑！

君不見那賣絲棉被的乎？看來面上是銀晃晃的絲棉，他挖一個洞拉出來給你看看，也是銀晃晃的絲棉，但如果你買了下來，不久就會發現那只是用那一薄層絲棉包着的敗絮！

當然，這只是在一般日常生活里面遇得到的現象，並不是說國家大事或文壇盛舉里面也會有這種事情的。

（八月二十九日）

有趣的對照

V、日丹諾夫簡單地報告了一點關於托爾斯泰遺著整理的情形（「托爾斯泰的文學遺產」，李威譯），有些材料確是前所未聞的。原來通常所說的「全集」，幾

乎還不到他全部作品二分之一，那二分之一以上的，他自己就壓下了沒有拿出來發表。通常都說托爾斯泰底作品數量是驚人的，現在才知道沒有發表的作品數量更是驚人的。

另外一點是從他底日記里面看到了這位巨人底思想生活比我們所知道的更為驚人的豐富，他還懷抱着那麼多的對於自然對於人生的印象，那麼多的思想端緒，那麼多的作品主題。

那麼，對於他底工作，我們可以得出這麼一個公式：

1. 集成書的比發表了的少（有些是他死後被搜集成書的）。
2. 發表了的比寫成了的少，
3. 寫成了的比他要寫的少。

拿這和今天的我們作家（當然不是說每一個作家）比較一下，那我們底情形恰恰可以歸納成一個正相反的公式：

1. 集成書的比發表了的多（未入文壇或未嘗編輯以前發表不出去的作品，只要

有機會，不管自己相信得過與否，都得出書的）。

2. 發表的比寫的多（一稿幾處發表或一稿分幾段發表，還有摘錄別人底甚至整篇盜取別人底）。

3. 寫成的比要寫的少（事前沒有孕育的過程，聽到一點或看到一點就提筆一揮，甚至把一點內容寫成幾篇……）。

當然，我并不是糊塗到要求我們都做托爾斯泰，不是的，我只是覺得這個對照很有意思，提出來給作家們消遣消遣而已。

記起了一件實事。有一位朋友，近年來發表了幾篇作品，很引起了注意，實際上也應該引起注意的。近來要編集子出書了，但那編法頗特別：把從前的習作；甚至初中時候的作文都找了出來，再把獲得了好評的作品，分成幾份，每一份配上習作甚至初中作文各若干篇，成爲一本，好像肉店老板一樣，每一塊肉非搭上幾塊骨頭即所謂搭頭不可，否則就要賠本似的。

話、單獨就可以成爲一部優美的傑作的，却給刪去了。在「安娜·卡列尼娜」底草稿及原稿里面，一樣包含有許多獨立的片斷和插曲，也都刪去了。而且也沒有另外出版。未必他那時候不以爲作家只要書出得多就偉大，作品只要長就偉大麼？

時代不同，文風也不同，這個對照也是很有意思的。

（八月三十日）

致反法西的敬禮

——爲廣西日報元旦勞軍特刊作

前幾天，看過劇宣第七隊表演的『新年大合唱』，那是把北方民間的雜技組織成的歌舞。這裏不說它在藝術方法上的成敗怎樣，但演員們在歌舞上傾注的那股狂熱却是我感動了的。歌詞聽不清楚，不是假想地慶祝勝利就是預祝勝利，因爲中間出現了兩個蹀躞的，前面的一個用鐵練子牽着後面的汪精怪（衛）。我想，這狂熱是由於新年的熱情和對於勝利的熱情交融起來的。

雖然我們喊過「勝利年」，但勝利對於我們還只是一個夢，然而，這夢是多麼大，大到甚至包含着「一個民族底希望，而又多麼深，深到付出了而且還在付出着無

數的生命做代價。我們沒有一天離開過這個夢，當「萬象更新」的新年，當更要用新的熱情來充實它的。

夢是好的，但這樣說一定要有一個前提：我們預計着它底實現。

我們有記憶。抗戰以來已經過了四個新年，每一個新年我們是在怎樣一種霧圍氣里面過了的？每年有看起來像是照例的興奮，但每年却各各是不同的心情。如果再想一想每年所經過的變故，每年所發生的問題，那就應該能夠在一例的興奮里面或者在一例的興奮以後看一看世界和自己底究竟。

勝利是好的，但做這樣的夢的一定要有決心自己使它實現。

我不知道莫斯科，華盛頓，倫敦今年是怎樣過年的，但無疑地我們這里將有無數的賀詞，無數的宴會，無數的爆竹，無數的提燈，無數的耍龍舞獅……。

我也并不是說，戰鬥的國民不應該娛樂，不應該遊戲。但娛樂或遊戲得在戰鬥之前或戰鬥之後，如果不過是娛樂之中的更放縱的娛樂，遊戲之中的更有名目的遊戲，那又將如何？

興奮是好的，但只有荒淫無恥的圈子以外的國民才是真心地爲期待最後的勝利而興奮。

世界反法西斯的力量在戰鬥着，中國反法西斯的力量在戰鬥着，猶如有千千萬萬的人在史城在北非，在其他各戰場進行着壯烈的戰爭一樣，我們也有千千萬萬的人在蘇、英、美、印等國在前綫，在敵後進行着壯烈的戰爭；猶如有千千萬萬的人在蘇、英、美、印等國艱苦地執行着日常工作一樣，我們也有千千萬萬的人在艱苦地執行着日常工作；猶如在敵國內部，在淪陷各國有千千萬萬的人抱着熱望或不惜生命地從事地下運動一樣，在我們的淪陷區也有千千萬萬的人抱着熱望或不惜生命地從事地下運動。

對於他們，又是一年的新年才有真切的意義。也以此，在新年元旦的今天，我向這些偉大的，反法西斯的，新世界的公民們致賀致敬！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胡風 著譯近刊

- 民族戰爭與文藝性格(第三論文集)……………希望社
- 論民族形式問題(第四論文集)……………海燕書店
- 在混亂里面(第五論文集)……………作家書屋
- 逆流的日子(第六論文集)……………希望社
- 棘源草(雜文集)……………希望社
- 野花與箭(詩集)……………文化生活社
- 爲祖國而歌(詩集)……………希望社
- 棉花(譯)……………新新出版社
- 羅曼·羅蘭(編)……………新新出版社
- 山靈(譯朝鮮、台灣小說、土紙本)……………文化生活社

印翻許不·有所權版

棘源草

著者：

胡風

出版者：

奔望社

上海郵局信箱四一七六

生活書店

上海重慶南路六號

代發行：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十二號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渝初版（一—三〇〇〇）
一九四七年三月滬再版（三〇〇一—五〇〇〇）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5875B



603567